

白雲經解續編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四

南菁書院

今文尙書經說攷二十一 侯官陳喬樞樸園著

周書十九

雒誥第七十九

今文尙書十八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韓詩外傳曰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承文武之業履天子之位
聽天子之政抱成王朝諸侯成王壯周公致政北面事之
漢書王莽傳羲和劉歆與博士諸儒七十八人皆曰居攝之
義所以統立天功興崇帝道成就法度安輯海內也昔成湯
既歿而太子蚤天其子太甲幼少不明伊尹放諸桐宮而居

攝以興殷道周武王既歿周道未成成王幼少周公屏成王而居攝以成周道是以殷有翼翼之化周有刑錯之功○師古曰屏猶擁也

又王莽傳元始五年十二月羣臣奏太后曰周公居攝則居天子之位成王加元服則致政書曰朕復子明辟周公常稱王命專行不報故言我復子明君也

後漢書桓帝紀和平元年詔曰遠覽復子明辟之義○李賢注曰周公曰朕復子明辟復還也子謂成王也辟君也謂周公攝政已久故復還明君之政於成王也

案禮記明堂位云昔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鄭注曰周公攝王位以明堂之禮儀朝諸侯不於宗廟辟王也正義

云辟王者覲禮諸侯受次於廟門外覲在廟今在明堂故云辟王也又明堂位云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於成王鄭注曰踐猶履也致政以王事歸授之而周禮天官惟王建國鄭注曰周公居攝而作六典之職謂之周禮營邑於土中七年致政成王以此禮授之使居雒邑治天下皆與尚書大傳合今據韓詩外傳及漢博士諸儒說並同此周秦相傳古誼也漢儒經重家法博士所習皆有師承鄭君之注尚書雖用杜衛賈馬古文本而其訓誼則亦多從今文說蓋伏生大傳乃秦火以前之書其說原於七十子故爲可信而鄭君多從之也

白虎通姓名篇曰所以先拜後稽首何名順其文質也尚書曰周公拜手稽首

案白虎通此條殘闕段玉裁曰名當作各當云殷所以先稽首後拜手周所以先拜手後稽首何各順其文質也蓋殷之禮拜先稽首後拜手其喪拜則拜手而後稽顙周之禮拜先拜手後稽首其喪拜則稽顙而後拜手故云各順其文質也

三國魏志注引魏王丕令曰昔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仲尼歎其至德公旦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斷終然復子明辟書美其人

淮南汜論訓曰周公事文王也行無專制事無由己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如將不能恐失之可謂能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少周公繼文王之業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政平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負扈而朝諸侯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威動天地聲聞四海可謂能武矣成王既壯周公屬籍致政北面委質而臣事之請而後爲復而後行無擅恣之志無矜伐之色可謂能臣矣故一人之身而三變者所以應時矣

案韓詩外傳七載孔子曰昔者周公事文王云云與此大同蓋皆本伏生尚書說也

淮南要畧曰武王立三年而崩成王在襁褓之中未能用事蔡叔管叔輔公子祿父而欲爲亂周公繼文王之業持天子

之政以股肱周室輔翼成王懼爭道之不塞臣下之爲上也
搢笏而朝以甯靜王室鎮撫諸侯成王旣壯能從政事周公
受封於魯以此移風易俗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允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案文選沈休文宋書謝靈運傳論注引弗作不段玉裁曰
下文不敢不敬天之休予不敢宿皆作不似此亦作不敢
爲長

史記劉敬傳敬說曰成王卽位周公之屬傅相焉迺營成周
雒邑以此爲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
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以德致人不
欲依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

予惟乙卯朝至於雒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
惟雒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雒食

尙書大傳雒誥傳曰古者處師八家而爲鄰三鄰而爲朋三
朋而爲里三里而爲邑十邑而爲都十都而爲師州十有二
師焉○注州凡四十三萬二千家此蓋虞夏之數也

案此蓋大傳釋雒師二字而引古制以明之也玉海地理
戶口引大傳曰家不盈三口者不朋由命士以上不朋注
曰或云黃帝法也

漢書地理志曰昔周公營雒邑以爲在於土中諸侯蕃屏四
方故立京師○又曰河南郡河南故邾地周武王遷九鼎
周公致太平營之以爲都是爲王城雒陽周公遷殷民是爲

成周春秋昭公三十二年晉合諸侯於狄泉以其地大成周之城居敬王

案詩王風正義引鄭雒誥注云我以乙卯日至於雒邑之衆觀召公所卜之處皆可長久居民使服田相食瀍水東既成名曰成周今雒陽是也召公所卜處名曰王城今河南縣是也其說與地理志合皆今文尙書說也漢書地理志云初雒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覆爲千里韋昭曰通在三封之地其千里也臣瓚曰西周方八百里八八六十四爲方百里者六十四東周方六百里六六三十六爲方百里者三十六二都得百里者百方千里也按西周卽鎬京也東周卽雒邑也詩秦譜云橫有西周

畿內八百里之地又鄭志答趙商云東周之畿方六百里是鄭以西都爲八百里東都爲六百里與瓚說同尙書正義又引顧彪約鄭說云先卜河朔黎水者近於紂都爲其懷土重遷故先卜近以悅之王鳴盛江聲均以爲如鄭所說則經云我乃卜者謂周公視召公之卜兆非周公更卜故以爲觀召公所卜之處惟河朔黎水與瀍水東兩處是周公所卜耳書序云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是成周非召公所營則召誥厥既得卜止卜王城未卜成周又鄭注以瀍水東與召公所卜處分言之則亦以瀍水東爲召公所未卜也召公之卜爲欲建王城周公之卜則爲欲遷殷民殷民懷土故先卜近不吉乃改卜瀍水東而遷之鄭

云漣水東今雒陽召公所卜今河南舉漢時地名爲驗也
郡國志云雒陽周時號成周河南周公時所城雒邑春秋
謂之王城是已馬融注周禮大司徒亦云王國東都王城
今河南縣是與鄭同喬樞謂馬鄭皆治古文尙書者然則
今文古文說竝相同矣
又案漢書王莽傳莽下書曰予乃卜波水之東北郎池之
南惟玉食又卜金水之南明堂之西亦惟玉食蓋卽倣召
誥之文而爲此書也

說苑至公篇曰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龜曰予一人
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予有罪則四方伐之無
難得也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龜曰作邑乎山之陽賢則茂昌
不賢則速亡安在擇地而封哉或示有天固也
倅來以圖及獻卜

漢書劉向傳書曰倅來以圖○孟康曰倅使也使人以圖示
成王明口說不了指圖乃了也○師古曰周書維誥之辭
案倅字說文所無惟手部云倅揮也爾雅釋詁倅倅倅使
也釋文倅字又作倅疑尙書倅來當作倅字段玉裁曰羣
經音辨卷二曰平使也補耕音耕二切書平來以圖按此
賈氏據未改尙書釋文採入者也今本尙書釋文作倅恐
非陸氏之舊且不載補耕一切與爾雅倅倅音義不符集
韻十三耕倅倅倅倅平平六字同云古作平平平攷堯典平
秩馬作平云使也是丁度所本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

白虎通京師篇曰聖人承天而制作尙書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

後漢書黃琬傳曰昔周公營洛邑以甯姬

公既定宅辨來來視予卜休恆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王應麟藝文志攷曰漢世諸儒所引異字曰辨來來示予卜休恆吉

案倅字作辨者歐陽大小夏侯三家尙書之異文也段玉裁曰此與勿辨乃司民函於酒王辨榮伯同古辨與平多通用尙書之平卽爾雅之拼抨也倅字後出爲俗段說是

也堯典平秩鄭注周禮引皆作辨秩尙書作辯此其明驗已又案尙書正義引鄭注云倅來來者使二人也據此是卜營雒邑爲一事卜營成周爲一事故周公召公各使一人以兩卜皆吉示王也續漢書五行志注引謝承書陳宣曰昔周公卜雒以安宗廟爲萬世基

周公曰王肇修稱殷禮祀新邑咸秩無文予齊百工倅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

白虎通禮樂篇曰太平乃制禮作樂何夫禮樂所以防奢淫天下人民饑寒何樂之乎功成作樂治定制禮王者始起用何正民以爲且用先王之禮樂天下太平乃更制作焉書曰

肇修稱殷禮祀新邑此言太平去殷禮必復更制者示不襲也

案隸古定本作肇稱殷禮祀於新邑少一修字多一於字此今文古文之本不同也尚書正義引鄭注云王者未制禮樂恆用先王之禮樂周公制禮樂既成不使成王卽用周禮仍令用殷禮者欲待明年卽政告神受職然後頒行周禮頒訖始得用周禮故告神且用殷禮也與白虎通誼同皆用今文尚書說也伏生大傳云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此篇末云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漢書律厯志引其文以爲十二月戊辰晦周公以反政致政在是年歲終則卽政在明年歲首矣此時成王猶未卽政故仍用

殷禮也

風俗通山澤篇傳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或伯或子或男大小爲差書曰咸秩無文王者報功以次秩之無有文也

案何休公羊傳注鄭康成禮記王制注皆言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是殷尙質周尙文也此經言咸秩無文咸秩謂徧次其尊卑無文謂禮儀從簡質則其仍用殷禮明矣今王卽命日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膺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學功

尙書大傳曰書曰乃汝其悉自學功悉盡也學效也傳曰當其效功也於卜維邑營成周改正朔立宗廟序祭祀易犧牲

制禮作樂一統天下合和四海而致諸侯皆莫不依紳端冕以奉祭祀者其下莫不自悉以奉其上者莫不自悉以奉其祭祀者此之謂也盡其天下諸侯之志而效天下諸侯之功也

案此經上言記功宗視功載且召諧言周公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庶殷丕作則使天下諸侯莫不盡其志而效其功正此時之情事也伏生所引書傳乃未焚書以前舊傳蓋皆七十子之徒緒言大義遞所師承者也日記僞孔傳本作日記釋文云曰音越一音人實反按人實反乃日字之音此古讀也今從之江聲曰今王卽命日者謂今王卽命於周之日記功宗者謂記諸有功而尊異之僞孔改

爲卽命曰則教王誰命乎其誼非是學功僞孔本作教功亦非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慎其往毋若火始庸庸厥攸灼敘弗其絕後漢書爰延傳延上封事桓帝曰臣聞之帝左右者所以咨政德也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李賢注尙書周公戒成王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慎其往

案李注引尙書較今本其往上多一慎字足利本古本同疑今本尙書傳寫脫之爰延稱其朋其朋而申釋之曰言慎所與也疑今文尙書作慎其往故延以慎所與爲言也漢書梅福傳福上書成帝曰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勢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無及矣○師古曰庸庸微小貌也言

大始微小不早撲滅之則至熾盛矣

案梅福所引據今文尙書也隸古定本作無若火始燄燄庸者燄之假借字說文炎部云燄火行微燄燄然也庸庸猶燄燄亦猶熒熒太公六韜云熒熒不救炎炎奈何正此意也尙書釋文云敘絕句馬讀敘字屬下今案馬讀是也偽孔傳讀敘字句絕誤矣

三國魏志何晏奏曰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又蔣濟傳濟上疏曰昔大舜佐治戒在比周周公輔政慎於其朋

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倅鄉卽有僚明作有功愷大成裕女永有辭公曰已女惟冲子惟終女其敬識百辟

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於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

孟子告子篇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於享爲其不成享也○趙岐注曰尙書雜諸篇曰享多儀言享見之禮多儀法也物事也儀不及事謂有關也故曰不成享

漢書郊祀志谷永說上曰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師古曰周書洛誥之辭也言祭享之道唯以絜誠若多其容儀而不及禮物則不爲神所享也

案趙岐所釋據今文尙書說也書正義引鄭注云朝聘之禮至大其禮之儀不及物謂所貢篚多而威儀簡也威儀旣簡亦是不享也訓誼與趙岐同谷永說上引此經則主

祭祀爲言蓋斷章取義言各有當也古人謂獻于上者曰享謂獻于神者亦曰享皆取其絜誠以獻之意也江聲據孟子稱書曰不享無惟字疑今本尙書惟是衍文喬樅謂此恐不然攷漢書郊祀志谷永引經亦作惟曰不享與今本尙書同則惟非衍文也

鹽鐵論散不足篇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故聖人非仁義不載於已非正道不禦於前

乃惟孺子攷朕不暇聽朕教女于棐民彝汝乃是弗獲
說文支部曰攷分也从攴分聲周書曰乃惟孺子攷

案攷僞孔傳本作頌謂女惟小子當分取我之不暇而行之聽我教汝於輔民之常而用之今據說文所引則是讀

乃惟孺子攷爲句也正義引鄭注云成王之才周公倍之猶未而言分者誘掖之言也鄭之訓誼與說文同尙書釋文引馬融云頌猶也其義未詳疑猶下脫去分字當云頌猶分也江聲讀乃惟孺子攷爲句朕不暇聽爲句言政事繁多孺子分其任我有所不暇聽江說是也

玉篇苜部獲下曰周書曰汝乃是弗獲

案獲字不見於說文尙書釋文曰獲徐莫剛反又武剛反馬云勉也正義曰獲鄭王皆以爲勉錢大昕曰釋故云孟勉也爾雅所以訓釋六經必六經有是字而後爾雅有是釋尋六經中孟之訓勉他未有見孟之古音近苾維詰獲字本是孟字故馬鄭王皆訓勉段玉裁曰孟古音如苾則

實然如孟諸孟津孟卯皆可證謂徐邈夔讀莫剛反與孟同音則不然夔字從侵從瞢省聲與夢字瞢省聲同古音在蒸登部不皆陽唐部是以夔莫崩反見於五經文字卅部集韻十七登皆本釋文釋文古本定當作徐莫崩反又武剛反如今本則莫剛武剛音無分別矣段說甚審夔字雖說文所無然釋文不言馬鄭王本字異江聲竟據錢說而改作孟非也

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女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廣雅釋詁三農勉也

案偽孔傳釋農爲農人謂明農爲明教農人以義段玉裁

王曰據廣雅農字訓勉疑是尙書茲予其明農哉之訓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之德烈奉對天命和恆萬邦四方民居師愷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於上下勤施於四方旁作穆穆御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毖祀

尙書大傳周傳曰庶者貌也以其貌言之也宮室中度衣服中制犧牲中辟殺者中死割者中理擗弁者爲文纁鼉者有容椓杙者有數太廟之中續乎其猶模繡也天下諸侯之悉來進受命於周而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皆莫不磬折玉音金聲玉色然後周公與升歌而弦文武諸侯在廟中者伋然淵其志和其情愀然見文武之身然後曰嗟

子乎此蓋吾先君文武之風也夫及執俎抗鼎執刀執匕者
負膺而歌憤於其情發於中而樂節文故周人追祖文王而
宗武王也是故周書自大誓就召誥而盛於維誥也故其書
曰揚文武之德烈奉對天命和恆萬邦四方民是以見之也
孔子曰吾於維誥見周公之德光明於上下勤施四方旁作
穆穆至於海表莫敢不來服莫敢不來享以勤文王之鮮光
以揚武王之大訓而天下大治故曰聖之與聖也猶規之相
周矩之相襲也○注辟法也擗弁或爲振非當言擗帚杙者
繫牲者也模繡言文章之可觀也模所栳文章之範八州州
二百一十國畿內九十三國此周所因於殷九州諸侯之數
玉音金聲言宏殺之調也與諸侯升歌文王武王之德又以
琴瑟播之伋讀曰播播然變動貌子成王也執鼎俎刀匕卑
賤者尙然而況尊貴者乎聖言太祖

案韋昭魯語注云周公初時祖后稷而宗文王至武王雖
承文王之業有伐紂定天下之功其庙不可以毀故先推
后稷以配天而從更祖文王而宗武王韋昭所述亦本今
文家尙書說故與大傳合據大傳言周人追祖文王而宗
武王引此經揚文武之德烈爲證是揚文武之德烈者卽
謂祖文王而宗武王也周公此時功成治定制禮作樂故
成王稱公德以贊美之言公保予沖子安受其成予沖子
惟夙夜毖愼其祭祀而已先大夫尙書大傳定本云鄭注
伋讀曰播播當爲幡字之誤又王伯申經義述聞云嗟子

猶嗟咨注釋子爲成王非其義也

又案隸古定本尙書作文武烈無之德二字對作答和恆下無萬邦二字與今文尙書不同攷逸周書祭公解穆公命祭公之解亦有曰公稱丕顯之德以予小子揚文武大勳宏成康昭考之烈卽本此雜詁文則今文尙書作揚文武之德烈於文誼爲長又大傳引此經以旁作穆穆爲句漢獻帝禪魏王詔引作御衡不迷爲句與大傳合知是漢時經師舊讀如此僞孔傳乃以旁作穆穆御衡爲句不迷文武勤教爲句失其誼矣

後漢書張衡傳衡應閒曰公旦道行故制典禮以尹天下漢書韋元成傳元成與少府歐陽地餘等議曰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尊親之大義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

案尙書有歐陽之學世世相傳地餘者歐陽生曾孫高之孫也見漢書儒林傳地餘此議真歐陽尙書經說矣又王莽傳曰唐虞之時可比屋而封功成事就則加賞焉至於夏后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諸侯執玉附庸執帛周武王孟津之上尙有八百諸侯周公居攝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蓋諸侯千八百矣

案周公治定制禮追祖文王而宗武王而王莽傳仍言宗文王者蓋公雖已制禮於時未用俟成王卽政而後始行

之觀此經下文王曰四方迪亂未定於宗禮謂四方雖進於治而尚未定宗祀之禮也篇末云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乃是改殷禮而行周禮周尚赤故用騂牛此與召誥用牲於郊牛二社於新邑牛一羊一豕一牛不言騂者文異然則祖文王而宗武王在成王卽政後舉行此禮益明矣

又王莽傳曰惟公功德光於天下

鹽鐵論崇禮篇曰昔周公處謙以卑士執禮以治下辭越裳之贄見恭讓之禮既與入文王之廟是見大孝之禮也目覩威儀干戚之容耳聽清歌雅頌之聲心充至德欣然以歸此四夷所以慕義內附

續漢書祭祀志劉昭注引東觀書詔曰經言稱秩元祀咸秩無文

尚書大傳略說曰周公兼思三王之道以施於春夏秋冬夏案孟子云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今據大傳說則是三王之道卽天地人三統四事卽春夏秋冬夏之事所謂七政者是也

三國魏志武帝紀潘勗作策命魏公曰今君稱丕顯明保朕躬奉答天命導揚宏烈

楊雄劇秦美新曰旁作穆穆

案子雲引用雜誥語與尚書大傳合是用今文尚書也

魏志文帝紀裴注延康元年詔曰今王纘承前緒至德光照

御衡不迷布德優遠

案尚書釋文迓五嫁反馬鄭王皆音魚據反段玉裁曰此迓字本作御僞孔傳訓迎則讀爲訝故陸云五嫁反馬鄭王皆訓入枋馭羣臣之馭讀如字故陸云魚據反也衛包三依孔訓改字作迓而釋文故作御至開寶中又改釋文大書作迓以合衛包本而小字仍之殊不思今音迓可五嫁而不可魚據今本釋文大書與小字橫決不貫正如洪範曰雩可云徐亾鉤反今本作曰蒙則不得云徐亾鉤反也集韻九御曰迓牛據切迎也書迓衡鄭康成讀此條最誤鄭注尚書作御不作迓且鄭不訓迎且鄭不爲反語此依開寶新定尚書音義而踏誤至此喬樅謂段說是也觀魏紀裴注引延康詔作御衡不迷則知今文古文竝是作御字也

鹽鐵論未通篇曰周公抱成王聽天下恩塞海內澤被四表大戴禮公符篇迎日東郊辭曰明光於上下勤施於四方旁作穆穆

案據大戴禮則知此三句古有是語而成王以之贊美周公謂公德如日月之照臨也又書傳略說載迎日之辭文與大戴禮同

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王曰公子小子其退卽辟於周命公後四方迪亂未定於宗禮亦未克救公功說文支部曰攴撫也从攴米聲讀若彌周書曰亦未克攴公

功○又曰休或敕字从人

案周官小祝疏引鄭注云敕安也玉篇支部云敕安也撫也兼許鄭二誼

漢書杜欽傳曰昔周公雖老猶在京師明不離成周示不忘王室也

後漢書曹褒傳褒上疏曰昔者聖人受命而王莫不制禮作樂以著功德功成作樂化定制禮所以救世俗致禎祥爲萬姓獲福於皇天者也

中候摘雒戒云曰若稽古周公旦欽惟皇天順踐祚卽攝七年鸞鳳見蓂莢生青龍銜甲元龜背書

案中候所紀是言周公功德光被四表格於上下之事也

與此成王贊美周公之德語意正同

尙書大傳略說曰帝命周公踐祚朱草暢生

又曰周公輔幼主不矜功則蓂莢生○注曰矜夸也

又曰王者德及皇天則祥風起德下究地之厚則朱草生

案開元占經引大傳略說作德光地序則朱草生伏生大傳所載與中候合皆言功德明光於上下之事也

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

漢書谷永傳永待詔公車對曰四輔旣備成王靡有過舉○

師古曰四輔謂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也周書雒誥稱成王曰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

案文王世子云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

不必備惟其人尚書大傳釋臯陶謨欽四鄰云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疑可志而不志責丞可正而不正責輔可揚而不揚責弼然則四鄰卽四輔也大戴禮保傳篇云明堂之位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慎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充充者充天子之志也常立於左是太公也絜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弼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博聞彊記接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而舉無過事此則言成王之四

輔也

後漢書桓郁傳曰和帝卽位富於春秋侍中竇憲上疏皇太后曰昔成王幼少越在襁保周公在前史佚在後太公在左召公在右中立聽朝四聖維之是以慮無遺計舉無過事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祇歡公無困我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晉刑四方其世享

漢書元后傳王鳳乞骸骨上報鳳曰書不云乎公無困我○師古曰言公必須畱京師毋得遠去而令我困又杜欽傳欽說王鳳曰昔周公雖老猶在京師明不離成周示不忘王室也書稱公無困我

劉昭祭祀志注東觀書曰章帝賜東平憲王蒼書曰宜勿隱

思有所承公無困我

案此所引皆用今文尙書也章帝從桓郁受尙書見後漢書桓郁傳是章帝所習乃歐陽尙書也攷逸周書祭公解王曰公無困我哉我有哉字今古文尙書作公無困哉段玉裁曰哉疑是我字之譌若無我字語意不完古我哉二字相似易譌如說文灑字誤爲潑是其證也

三國魏志注荀攸勸進表曰周公八子竝爲侯伯白牡駢剛郊祀天地典策備物擬則王室榮章寵盛如此之宏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宏朕其

尙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所以尊天重象也五府者

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元槩○注云

赤帝熒怒之府名曰文祖火精光明文章之祖謂之文祖周

曰明堂

自初案鄭注堯典亦云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也詩維天之命及雖正義引鄭雜詁注云文祖者周曰明堂以稱文王是文王得稱文祖也光烈考烈威也是鄭用今文尙書說矣五德之運唐爲火德故堯典稱文祖今雜詁亦稱文祖者周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明堂卽文祖名不相襲要其制則相因也下云乃單文祖德謂明堂爲文祖此言乃文祖與烈考武王竝稱則是稱文王也文王於成王爲祖以文王有文德合於火精故卽以文祖稱之又此

時功成治定已致太平周公制祀禮祖文王而宗武王皆以配上帝故於明堂享之也烈威也亦光也雖詩曰既佑烈考亦謂武王與此經同莊氏寶琛曰朕當作訓說文人部云佚古文以爲訓字尙書當是本作佚後改作朕字耳作雒本武王之意見逸周書故曰宏訓共也僞孔傳以共釋爲奉則其字本不作恭衛包乃改之也
孺子來相宅其大帽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又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詩周頌維天之命箋云書曰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案詩正義引鄭雒誥注云成我所用明子之法度者乃盡

明堂之德明堂者祀五帝太皞之屬爲用其法度也周公制禮六典就其法度而損益用之正義又申說書之意曰言周公告成王云今所成我明子成王所用六典之法者乃盡是配文祖明堂之人文王之德我制之以授子是文王之德制作之事也今案鄭君於上文注云文祖者周曰明堂用今文尙書說則此所云亦依今文家誼可知矣古之帝王皆有明堂凡大典禮皆舉行於其中明堂位云六年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是其事已王鳴盛曰周公制禮六典爲用明堂法度者周禮太宰掌建六典曰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也盛德篇云明堂天法也禮度德法所以御民之嗜慾好惡以順天法也豕宰以成道

司徒以成德宗伯以成仁司馬以成聖司寇以成義司空以成禮六官六政以御天地人事據大傳居攝六年制禮而小雅斯千疏引鄭志答趙商張逸二條皆謂周公於雒邑建明堂是制禮用明堂法度也

詩何彼穠矣正義引鄭康成云周公謂文王爲甯王成王亦謂武王爲甯王此一名二人兼之

案鄭君以甯爲甯王此亦用今文家尙書說也王鳴盛曰鄭以甯王爲兼文王武王謂武王始受命故亦推本之僞孔傳及顧彪訓甯爲安非也江聲曰此甯王謂武王也蓋營雒邑遷殷民皆武王之意故言使我來治雒邑慎教殷

民者乃受命於武王也喬樅謂江說於誼爲長攷史記周本紀稱武王謂周公曰自雒汭延於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詹有河粵詹雒伊毋遠天室營周居於雒邑而後去是營雒實武王之意周公乃受命於武王而爲之此今文尙書說也逸周書度邑解云王曰嗚乎旦自雒汭延於伊汭居陽無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過於三塗北望過於恆嶽不顧瞻過於河究瞻於伊雒無遠天室其曰茲曰度邑與周本紀所載同知古文家當亦以營雒爲武王意而周公承其意繼成之也

予以矩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於文王武王

鄭康成曰禋芬芳之祭曰明禋者六典成祭於明堂告五帝太皞之屬也既告明堂則復禋於文武之廟告成雒邑

案鄭注見尚書正義周禮大宗伯疏玉海郊祀門此亦用今文家說也王鳴盛曰據孝經祭法祭五帝在明堂又據明堂位及斯干詩疏引鄭志雒邑有明堂則此祭告五帝自是在明堂也鄭不言用何禮今推之當用大饗禮知者月令季秋大饗帝彼注云大饗者遍祭五帝也曲禮大饗不問卜彼注云祭五帝於明堂莫適卜也彼疏云季秋歲功總畢遍祭五帝配以文武祭報其功若卜牲日總卜而已不每帝卜今六典成告祭亦是報功當用此禮也偽孔傳以此禋爲以太平告文武與下文禋於文武爲一事非

也據鄭注則上文明禋爲遍祭五帝於明堂此禋於文王武王爲祭於文武之廟異地異祭也王說誠然喬樅攷詩頌維天之命敘云太平告文王也箋云告太平者居攝五年之末也文王受命不卒而崩今天下太平故承其意而告之明六年制禮作樂正義云制禮作樂在六年之初故知此誥太平五年之末也所以必告文王者聖人之受天命必致天下太平制作一代大法文王之不作禮樂者非謂智謀不能制作正以時未太平故不爲耳今於五年之末以太平告之明已欲以六年成就之武王亦不卒而崩當時亦應並告文武但以周公之作周禮稱爲文王之意故作詩者主於文王辭不及武王也據箋及疏所言則告

太平乃五年事此告六典成是七年事何得以此年明禋爲太平潔告文武乎當從鄭注以明禋爲告成六典禮於文武爲告成雒邑於義始備鄭君厯敘周公攝政事自元年至七年皆依伏生大傳爲說其義確不可易也

論衡儒增篇曰周時天下太平越裳獻白雉倭人貢鬯草

惠篤敘無有邁自疾萬年猷於乃德殷乃引考王伾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說文甘部猷飽也从甘从朕

案尙書釋文引馬融云猷餽也馬以猷訓飫此古文說也許君以猷訓飽當爲今文家說猷字隸變加厂作厭又或作饜唐石經宋岳本皆作猷與說文合今從之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般禮咸格王入太室裸王命周公後作冊逸告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尙書大傳雜詁傳曰祭者察也至也言人事至於神也又曰祭之爲言察也察者至也至者人事至也人事至然後祭祭者薦也薦之爲言在也在者在其道也○注曰禮志曰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齋三日乃見其所爲齋者祭之日入室僂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是之謂至禮志曰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饗思終身不忘是之謂在其道

又曰夏后氏迎於庭廡殷人迎於堂周人迎於戶

尚書大傳曰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
漢書律厯志曰是歲十二月戊辰晦周公已反政故維詰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命作策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又曰成王元年正月己巳朔此命伯禽俾侯於魯之歲也

案尚書釋文云王在新邑馬孔絕句鄭讀王在新邑烝正義云鄭以烝祭上屬歲文王駢牛一者歲是成王元年正月朔日特告文武封周公也陸孔皆稱鄭讀而各不同今攷正義引周頌烈文序及鄭箋以證成王卽位有告祭之

禮則上文當云鄭以烝上屬與釋文同祭字當在歲上疑傳寫舛錯耳馬讀與鄭異者馬用古文說鄭則從今文家說也江聲曰據伏生大傳周公居攝七年致政烈文詩序有成王卽政諸侯助祭之文箋云新王卽政必以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位也此經於烝下卽言祭歲自是歲首朝享之祭於時成王卽政以正月朔旦行朝享之禮徧祭祖廟告嗣位焉旣乃以二特牛祭文王武王告立周公後先言祭而後言歲者殊異祭文使別於特牛之祭且使歲文就下以見告封公後亦是歲朝事烈文詩正義引鄭維詰注云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也用二特牛祫祭文王武王於文王廟使史佚讀所冊祝之書告神以周公其宜爲

後謂封伯禽也聲謂駢者赤色周尙赤故用駢牛爵命諸侯必特假於廟示不敢專也喬樅謂江說是也攷詩烈文正義又云鄭注封周公言正月朔日與此祭祖告嗣位同日事也但二禮必不得同何則身未受位不可先以封人當先以朝享之禮徧祭羣廟告已嗣位事訖更以禮合祭文武於文王之廟以告封周公知必非一祭者卽政用朝享之禮當各就其廟封周公唯祭文武而已故知不同也詩正義據劉炫劉焯等義疏爲本推明鄭說其義特精僞孔書傳誤以烝祭與告文武合爲一事書疏曲附僞傳反駁鄭注謂告文武不得在歲首朔日其失甚矣

又案經言戊辰烝律厯志載三統厯以爲是歲十二月戊辰晦王鳴盛曰此劉歆據召詔二月丙午朏以推而云然今據伏生大傳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七年致政則召詔是攝政五年事雜詁是攝政七年事歆以二篇月日爲一年內誤矣則其所推安得不誤僞傳據此而以戊辰爲十二月晦誤矣乃遂以戊辰爲王到之日但經言王在則王到已非一日經特未見其文耳傳何據而知王以戊辰到邪傳旣以戊辰爲十二月晦遂謂明月夏之仲冬始於新邑烝祭攷晏子春秋云天子以下至士皆祭以首時首時日謂孟月也十二月於周爲季冬於夏正爲孟各是首時也若明月爲夏之仲冬則非首時豈可行烝祭之禮乎僞傳說非是

公羊文公十三年傳曰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魯公以爲周公主然則周公曷爲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何休注云拜謂始受封時拜於文王廟也尙書曰用命賞於祖是也父子俱拜者明以周公之功封魯公也生以魯國供養周公如周公死當以魯公爲祭祀主加曰者成王始授其茅土之辭禮記明堂位曰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蓋以爲有王功故半天子也周公聖人德至重功至大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嫌之魯恐天下回心趣鄉之故封伯禽命使遙供養死則奔喪爲主所以一天下之心於王室

案公羊春秋齊學也史記及漢書儒林傳皆言伏生以尙書教於齊魯之間山東諸大師無不涉尙書以教則公羊家所言宜其與今文尙書說同矣

三國志孫權傳魏文帝策命權曰叔旦有夾輔之勳太公有鷹揚之功竝啟土宇并受備物所以表章元功殊異賢哲也鄭康成曰文王得赤雀武王俯取白魚受命皆七年而崩及周公居攝不敢過其數也

案鄭君此注亦用今文家說也文王得赤雀者中候我應云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豐止於昌戶再拜稽首大傳云文王受命七年而崩謂受赤雀銜書之命也武王得白魚是觀兵時事見大誓篇又淮南齊俗篇亦言周公

居攝七年皆本伏生大傳與鄭合也

後漢書申屠剛傳剛對策曰昔周公先遣伯禽守封於魯以義割恩寵不加後故配天郊祀至三十餘世

又黃瓊傳瓊建議曰昔周公輔相成王制禮作樂化致太平是以大啟土宇開地七百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四終

桐城劉峻校
新陽汪之昌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五

南菁書院

今文尚書經說攷二十二 侯官陳喬樞樸園著

周書二十

多士第八十

今文尚書十九

維三月周公初於新邑維用告商王士

漢書地理志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邶呂封紂子武庚庸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三監畔周公誅之遷邶庸之民於維邑紂之化猶存故俗剛彊多豪傑侵奪薄恩禮好生分

案正義引鄭注云成王元年三月周公自王城初往成周

之邑用成王命告殷之眾士以撫安之前召誥雒誥二篇言營成周遷殷民事已具今殷民初遷成周故此安撫之也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於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敕殷命終於帝

歐陽尚書說曰秋曰旻天

案尚書釋文引馬融云秋曰旻天秋氣殺也方言降喪故稱旻天也馬注蓋用歐陽說而申釋其誼也月令孟秋云天地始肅仲秋云殺氣寢盛是秋氣殺也此三月是建寅之月而舉秋時天號者以方言降喪有取於肅殺之誼故稱旻天也江聲曰案詩大小雅凡三言旻天疾威是侮旻

天者恆有取於威罰之誼於雨無正則云降喪饑饉召旻則云天篤降喪二詩侮旻天亦皆言降喪故馬云然明侮天號各有指趣也喬樅謂江說是也此經下文言我周佑助天命奉天之明威致王者之罰以敕正殷命以終於上帝之事是侮旻天者有取於威罰之誼也

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翼殷命維天不畀允罔怙亂弼我我其敢求位維帝不畀維我下民秉爲維天明畏

案僞孔傳本作敢弋殷命云弋取也釋文曰弋徐音翼馬本作翼義同正義曰鄭元王肅本弋作翼王亦云翼取也鄭云翼猶驅也非我周敢驅取女殷之王命段玉裁曰弋翼古音同在第一部訓取者讀翼爲弋也孔本作弋者因

馬王之說而改經字也喬樅謂今文尙書無可攷然馬鄭
皆參用今文者而皆無異訓則今文從同可知矣
又案允罔怙亂正義本作罔亂薛季宣書古文訓罔作忘
江聲曰案正義本乃開元時所改也據書古文訓可知偽
孔本亦作忘而其傳乃云信無罔治是讀忘爲罔矣正義
本遂改作罔字非也郭忠恕汗簡心部有忘字釋爲罔云
見尙書蓋忠恕惑於偽孔傳故誤勿忘爲古罔字耳忘从
古下心怙從心傍古實一字也依說文當作怙左氏僖十
五年及宣十二年皆有毋怙亂之語怙亂猶怙惡不悛也
喬樅謂今文尙書無可攷然偽孔本實不足據王氏鳳喈
亦據春秋傳毋怙亂之文謂此經罔當作怙今從之

我聞曰上帝引佚有夏不適佚則可維帝降假鄉於時句夏弗
克庸帝大淫屑有辭維時天罔念聞厥維廢元命降致罰乃命
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

案尙書釋文云馬以時字絕句淫佚又作偕馬本作屑云
恭眉過也今文尙書無可攷而偽孔本不可從今從馬本
尙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天子命與
諸侯輔助爲政所以通賢其治示不獨專重民之至大國舉
三人次國舉二人小國舉一人一適謂之攸好德再適謂之
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有不貢士謂之不率正者天子紂之一
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敖三不適謂之誣誣者天子紂之
一紂少紂以爵再紂少紂以地三紂而爵地舉

論衡自然篇曰人生於天地天地無爲人稟天性者亦當無爲而有爲何也曰至德純渥之人稟天氣多故能則天自然無爲周公曰上帝引佚謂舜禹也舜禹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己無爲而天下治

又治增篇曰舜承堯大平堯舜襲德功假荒服堯尙有憂舜安能無事經曰上帝引佚謂虞舜也舜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己無爲而天下治

案引佚謂引進遺佚之賢言天欲人君任賢也觀下文云命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是言湯能則天任賢爲天所命之事伏生大傳言諸侯貢土於天子有一適再適三適不貢土者有一不適再不適三不適之文是不適謂不進賢

也佚則引佚之則也則猶法也據王充論衡言堯尙有憂舜安能無事堯舜之有憂卽孟子所謂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聖人之憂民如此也充又言舜禹承安繼治任賢使能兩引此經上帝引佚皆言人君當則天用賢則有夏不適佚則謂夏桀弗克則天用賢致治故天降之罰革易夏命是解此經不適佚則當據伏生大傳爲說於誼始合也

說苑敬慎篇曰昔夏桀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不修禹之道毀壞辟法裂絕世祀荒淫於樂沈酗於酒此忘其身者也

自成湯至於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維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於天矧曰其

皇清經解續編
有聽念於先王勤家誕淫厥佚罔顧於天顯民祗維時上帝不
保降若茲大喪維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
辭於罰

史記魯世家多士稱曰自湯至於帝乙無不率祀明德帝無
不配天者在今後嗣王紂誕淫厥佚不顧天及民之從也其
民皆可誅○集解馬融曰紂大淫樂其佚無所能顧念於天
施顯道於民而敬之也

案詩文王篇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毛傳云帝乙以上
也鄭箋云殷自紂父之前未喪天下之時皆能配天而行
故不亡也與此經義同又經言四方小大邦喪史記亦言
其民皆可誅攷逸周書世俘解云武王遂征四方凡愍國

九十有九國是皆從紂爲淫佚者故武王征之也

又案徐廣史記音義曰之從也一作敬之也今據裴駰集
解引馬注云云則作敬之也義亦可通敬卽經祗字之訓

嘉話也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維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敕
於帝維我事不貳適維爾王家我適予其曰維爾洪無度我不
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卽予殷大戾肆不正

白虎通京師篇曰天子所都夏商曰邑周曰京師
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曰周公輔成王受命作宮於雒
陽成文武之制作汧樂以奉天殷湯之後稱邑示天之變反
命故天子命無常惟命是德慶

案此經云自乃邑下文云敢求爾於天邑商是殷後稱邑之明證王鳴盛曰孟子引書臣附於大邑周康誥作新大邑於東國雒時未制禮用先代禮故仍舊稱也此篇首新邑洛下文朕作大邑於茲雒對商士而言如洪範因箕子而稱祀也亦念天命元朕不敢有後毋我怨時維天命元朕不敢有後毋我怨熹平石經維天命元朕不敢有

以下闕

案隸釋所載漢石經殘碑上下文缺僅此八字王鳴盛曰隸古定本作時維天命无違疑石經當是无字誤爲元而脫違字也又唐石經初刻後字下有一字漫滅諸本皆無

此字蔡邕又缺後字以下不可攷矣江聲曰據文誼當爲命字篇末云時予乃或言謂今時乃有言也則後不復有言矣此文朕不敢有後文誼未足當云朕不敢有後命乃與篇末之文相應也段玉裁曰漢石經作惟天命元又無違字此今文尙書然也王氏鳳喈以爲无字誤元脫違字其說非也漢石經無不作无唐石經初刻後下有誅字後摩去字形尙隱然可見蓋依孔傳增誅字耳

後漢書楊終傳終上疏曰安土重居謂之衆庶昔殷人近遷洛邑且猶怨望

維爾知維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於天邑商予維

率夷憐爾非予罪時維天命

論衡雷虛篇曰人君於罪惡初聞之時怒以非之及其誅之哀以憐之故論語曰如得其情則哀憐而勿喜紂至惡也武王將誅哀而憐之故尙書曰予維率夷憐爾

案僞孔本作率肆矜爾與充所用今文尙書異釋文正義皆不言馬鄭王本異同則僞孔從古文尙書也率肆訓爲率循故事率夷訓爲率循常典夷與彝同夷常也常典卽故事也字異誼同憐矜古相通用故論語哀矜勿喜論衡引亦作哀憐也段玉裁曰夷肆古音同第十五部憐矜古音同第十部矜从令聲讀如鄰自誤作从今聲而古音亡矣

熹平石經□□罪時維天命

班固典引曰虎螭其師革滅天邑○蔡邕注曰天邑天子邑也○李善注尙書曰肆予敢求爾於天邑商

潛夫論述赦篇曰古者惟始受命之君承大亂之極被前王之惡其民乃並爲讐敵罔不寇賊消義姦宄奪攘以革命受祚故得一赦繼體以下則無違焉

王曰告爾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迺爾遐邇比事臣我宗多孫

熹平石經王曰告爾多

下闕

案隸釋所載漢石經尙書殘碑王曰下有告爾二字今僞孔傳本無之說文邑部云郛周公所誅郛國在魯此據古

文尚書故作郇字括地志云兗州曲阜奄里卽奄國之地
今按非也許云在魯者謂在魯國界內非謂在曲阜也成
王政序云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鄭注云奄在淮夷之北
多方注云奄在淮夷旁然則其地當在魯之東南境矣詩
破斧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毛傳云四國管蔡商奄也蓋
霍叔罪輕不數又不數淮夷故以管蔡商奄爲四國正義
云不數淮夷者以淮夷是淮水之夷四國謂諸夏之國故
不數也江聲曰俗本尚書移爾遐迩移當作迻說文辵部
云迻遷徙也開元時改作移非其誼矣遐迩當作瑕邊爾
雅瑕邊俱訓遠也遜依誼當作遜遜順也見說文心部或
省文作孫開元本改作遜則字別矣此說言徙女於雒邑

遠女故土之惡習比近臣事我宗周庶幾適於遜順也喬

樞謂今文尚書無可攷江說甚確今從之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維不爾殺予維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
于茲維予維四方罔攸賓亦維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
乃尙有爾土爾乃尙甯幹止爾克敬天維畀矜爾爾不克敬爾
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於爾躬

熹平石經

上缺

茲維予維四方罔攸賓亦惟爾

下缺

案隸釋所載漢石經尚書殘碑如此段王裁曰按漢人不
以避諱改經字一字石經雖亡而多士篇雒字兩見可以
知伏生經文作雒非以火行忌水之故擅改經文也曹丕
一詔本屬無稽學者勿爲所惑也幹唐石經以下作幹今

更正榦从木軌聲若从干則兩聲無形矣啻尙書釋文云
徐本作翅

今爾維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榦有年於茲維爾小子乃興
從爾遷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誨言爾攸居

熹平石經上缺有年於茲維爾小子乃興從爾遷王下缺

案隸釋所載漢石經尙書殘碑如此江聲曰王曰之下蓋
有脫文也據多方篇末云王曰我不維多詰我維祇告爾
命乃更云又曰今此篇則否是有脫文矣段玉裁曰唐石
經或言二字初刻是三字摩去重刻致每行十字者成九
字矣初刻隱然可辨或言之閒多一字諦視則是誨字與
孔傳教誨之言合雜誥亦有誨言二字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五終

桐城劉峻校
吳縣潘介祉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六

南菁書院

今文尚書經說攷二十三 侯官陳喬樞樸園著

周書二十一

毋佚弟八十一

今文尚書二十

周公曰於戲君子所其毋佚先知稼嗇之艱難乃佚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嗇厥子乃不知稼嗇之艱難乃佚乃憲旣延不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史記魯世家曰周公歸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毋逸毋逸稱爲人父母爲業至長久子孫驕奢忘之以亡其家爲人子可不慎乎

案無逸伏生大傳作毋逸論衡引同史記作毋佚蔡邕石經作毋劬漢書梅福傳福上書曰留意亡逸之篇毋無亡古竝通儀禮士昏禮注云古毋作無則知作無者古文尙書也論語夷逸石經作夷佚漢書逸字多作佚是逸佚亦通用字逸佚劬蓋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今文有不同也書正義引鄭云嗚乎者將戒成王欲求以深感動之君子謂在官長者所猶處也君子處位爲政其無自逸豫也喬樞按此篇言嗚乎者凡七今文尙書皆當作於戲以石經殘碑篇末云於戲嗣王其監於茲知之餘當仿此匡謬正俗所謂古文尙書皆作烏呼今文尙書皆作於戲也段玉裁曰按魯世家云周公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毋逸蒙上文淫佚而言則逸字之本作佚可知也

論衡儒增篇尙書曰君子所其毋佚先知稼穡之艱難乃佚人之筋骨非木非石不能不解故張而弗弛文武弗爲弛而弗張文武不行一張一弛文武以爲常

案禮記雜記孔子與子貢論蜡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鄭注云蜡之祭主先嗇大飲烝勞農以休息之言民皆勤稼穡有百日之勞喻久也今一日使之飲酒燕樂是君之恩澤非爾所知言其誼大張弛以弓弩喻人張謂勤勞弛謂逸豫也與論衡說合

熹平石經

上缺

嗇之艱難乃劬乃憲旣延不則侮厥

下缺

案僞孔本憲作嘑延作誕不作否與今文尙書異王鳴盛

日嘒石經作憲憲欣也毛詩板篇毋然憲憲傳云憲憲猶欣欣是也誕石經作延省文也否作不古字通也段玉裁曰按廣雅釋詁三曰姪惕嬉勅遊敖契戲也釋言曰勅豫也此正今文尙書舊說曹憲音逸與石經合豫疑當作悛集韻引作娒娒與悛同也喬樅謂悛卽惕字說文心部曰悛放也惕放也楊雄方言曰姪惕游也以勅訓豫於誼亦通詩小雅曰逸豫無期孟子曰一遊一豫玉篇曰豫怠也佚也訓誼竝同

後漢書明帝紀中元元年詔曰不知稼穡之艱難

周公曰於戲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敬畏天命自度治民震懼不敢荒甯肆中宗之饗國七十有五年

史記魯世家曰故昔在殷王中宗嚴恭敬畏天命自度治民震懼不敢荒甯故中宗饗國七十五年○集解馬融曰知民之勞苦不敢荒廢自安也

案尙書釋文云嚴如字又魚檢反馬作儼今據史記引作嚴徐幹中論引同則知作嚴者今文尙書也作儼者古文尙書也曲禮儼若思鄭注云儼矜莊貌釋文云儼本亦作嚴是嚴儼古通敬漢石經作寅古文尙書同寅者寅之消借字說文夕部曰寅敬惕也易曰夕惕若寅是其義已尙書正義引鄭云恭在貌敬在心是鄭亦以敬釋寅字之誼也震漢石經作祗攷殷庚篇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石經亦作祗柴誓祗復之魯世家作振復之是震祗振三者

通也肆史記作故此以訓詁字代經文享作饗與石經文同

殷本紀曰帝太戊立伊陟爲相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帝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大戊從之而祥桑枯死而去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集解鄭元曰兩手搯之曰拱

案劉向說苑以大戊武丁時俱有桑穀武丁事見伏生大傳太戊事見史記殷紀又尙書咸乂序正義引帝王世紀亦以爲太戊事皆與史記合

嚴恭寅畏天命自亮以民祗懼

熹平石經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亮以民祗懼

案隸釋載漢石經尙書殘碑如此蔡邕書石經司馬遷作史記皆用今文尙書而字復有不同者史記所載據歐陽尙書本蔡邕所書據夏侯尙書本三家今文雖皆出於伏生然其先師承口相傳授後乃著之簡策師讀聞有不同故文字亦不無小異也段玉裁曰度與亮音不相涉亮與量音同自量猶自度也治以同在古音第一部祗震異部而音轉最近

鄭康成商頌詩譜曰湯受命伐桀後世有中宗者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甯

後漢書章帝紀建初元年詔曰夙夜慄慄不敢荒甯

徐幹中論天壽篇書曰在昔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

三才圖會卷之八
怡民祇懼不敢荒甯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案徐幹生於漢末時古文尙書業已盛行學者誦習務廣涉獵不爲顓家之學故引書多參用今文古文魏晉以後學者又強所不知妄改舊文是在識古能分別觀之而已昔在此引作在昔享饗古多通用

其在高宗時舊勞於外爰臬小人作其卽位乃有亮闇三年不言言乃謹不敢荒甯密靖殷國至於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饗國五十有五年

魯世家曰其在高宗久勞於外爲與小人作其卽位乃有亮闇三年不言言乃謹不敢荒甯密靖殷國至於小大無怨故高宗饗國五十五年○集解馬融曰武丁爲太子時其父小

乙使行役有所勞苦於外與小人從事知小人艱難勞苦也○鄭元曰爲父小乙將師役於外也楣謂之梁闇謂廬也謹喜悅也言乃喜悅則臣民望其言久矣

殷本紀曰帝武丁卽位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決於冢宰以觀國風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於是使百官營求之野得說於傅險中舉以爲相殷國大治時殷道旣衰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帝武丁崩祖已立其廟爲高宗

案古文尙書作時舊勞于外史記無時字中論引書作實舊勞於外則是讀其在中宗句絕以時字屬下攷爾雅釋詁時實並訓爲是故徐幹以時字訓是作實此以訓詁字

代經文史記往往如此漢人引經有此一例也詩商頌譜正義引鄭注云高宗謂武丁也舊猶久也爰于泉與也武丁爲太子時殷道衰爲其父小乙將師役於外與小人之故言知其憂勞也鄭君以今文說釋古文之誼故與史記合白虎通蓍龜篇云龜之爲言久也說文云龜舊也是舊與久誼通爾雅爰粵于也詩定之方中云作于楚宮作于楚室劉淵林引于字皆作爲儀禮士冠禮宜之于假註于猶爲也聘禮記賄在聘于賄注于讀曰爲是其明證也泉與亦爾雅釋詁文也古文尙書乃有作乃或三年不言下多其惟不言四字謹作雍密作嘉至於小大無怨無下多時或二字與史記所引今文不同史記據歐陽本然也蔡邕石經有時或二字見隸釋尙書殘碑石經蓋據夏侯尙書本

乃或諒闇

商頌詩譜曰後有高宗者舊勞於外爰洎小人作其卽位乃或諒闇三年不言言乃雍不敢荒甯嘉靖殷邦至於大小無時或怨

中論天壽篇其在高宗實舊勞於外爰暨小人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言乃雍不敢荒甯嘉靖殷國至於大小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案中論載此篇文闇作陰謹作雍密作嘉疑皆後人所改何以明之中論引祖甲節能保惠庶民惠下無于字不侮

鰥寡侮上無敢字皆與史記文同與僞孔本文異知其所載是今文尙書也中論宋以前其書未顯至宋曾鞏編校書籍而上之中有闕篇已非全書時僞孔傳盛行故傳寫者疑其字異依僞孔本改之耳詩譜引尙書亦與中論相同攷正義引鄭尙書注釋諒闇爲梁闇謂倚廬也用伏生今文說則詩譜所引必是今文尙書且三年不言之下無其惟不言四字與史記合與中論亦合尤可爲引用今文之證疑謹作雍密作嘉亦皆係後人所改有或古書通用今文或多作有如下文罔或克壽論衡引作罔有克壽亦其證也

漢書王吉傳吉戒昌邑王曰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今大王以喪事徵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毋有所發

春秋繁露曰先王之制有大喪者三年不呼其門順其志之不在事也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居喪之義也

乃或梁闇

尙書大傳書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何謂梁闇也傳曰高宗居倚廬三年不言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而莫之違此之謂梁闇子張曰何謂也孔子曰古者君薨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不敢服先王之服履先王之位而聽焉以民臣之義則不可一日無君矣不可一日無君猶不可一日無天也以孝子之隱乎則孝子三年弗居矣故曰義者彼也隱者此也遠此而近彼則孝子之道備矣○注云隱痛也字或爲殷

又曰高宗有親喪居廬三年然未嘗言國事而天下無背叛之心者何也及其爲太子之時盡以知天下人民之所好惡是以雖不言國事也知天下無背叛之心

案晉書二十禮志杜預等議喪服云至周公旦乃稱殷之高宗亮陰三年不言其傳曰亮信也陰默也爲聽於冢宰信默而不言先大夫曰杜預所引書字作亮陰則古文尙書也所引傳與大傳異則古文家說也論語作諒陰集解引孔安國註與預正合今僞孔傳乃襲用古文家說禮記作諒闇鄭注以爲凶廬從大傳義也喬樅謹案禮記喪服四制篇曰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殷之賢王也繼世卽

位而慈良于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載之於書而高之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也鄭注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鵲鵲之鵲謂廬也詩商頌譜正義引鄭毋逸注云諒闇轉作梁闇楣謂之梁闇廬也小乙崩武丁立憂喪三年之禮居倚廬柱楣不言政事是鄭注尙書及禮記皆用今文家說所云諒闇轉作梁闇者謂諒闇當轉讀作梁闇也鄭注尙書雖祖孔學而參用伏誼故解諒闇不襲安國舊說知鄭學之宏通非諸儒所及矣史記載尙書諒作亮諒亮古通皆梁之同音假借字也

淮南泰族訓曰高宗諒陰三年不言四海之內寂然無聲一言聲然大動天下是以天心喏吟者也故聖人者懷天心聲

然後動化天下者也

乃或諒陰

白虎通爵篇尚書曰高宗諒陰三年論語君薨百官總已聽於冢宰三年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故三年除喪乃卽位統事卽位踐祚爲主南面朝臣下稱王以發號令也故天子諸侯凡三年卽位終始之義乃備所以諒陰三年卒孝子之道也

又四時篇尚書曰諒陰三年春秋傳曰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五月也

論衡儒增篇曰孝子喪親不笑可也安得不言孔子曰言不文或時不言高宗諒陰三年三年不言尊爲天子不言而其言不言猶疑於增也

後漢書魯恭傳恭上疏曰躬大聖之德履至孝之行諒陰三年聽於冢宰

乃或涼陰

漢書五行志曰殷道旣衰高宗承敝而起盡涼陰之哀天下應之○又曰武丁謀於忠賢修德而正事內舉傳說授以國政外伐鬼方以安諸夏故能攘木鳥之妖致百年之壽○師古曰涼讀曰諒一說涼陰謂居喪之廬也謂三年處於廬中不言

案白虎通論衡引書竝作諒陰漢書五行志引書又作涼陰此用三家今文之異字也段玉裁曰諒涼梁亮古四字

同音不分平仄也陰闇古二字同音在侵韻不分侵覃也大傳釋梁闇爲居廬鄭注闇讀鶉鶉之鶉謂廬也其注禮記尙書皆用大傳說上字讀爲梁讀爲者易其字也下字讀如鶉讀如者釋其音也大雅涼彼武王韓詩作諒白虎通釋禪於梁甫之義云梁信也然則同聲通用之法可見矣

其惟不言言乃謹

禮記坊記子曰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謹○鄭注高宗武丁也名篇在尙書謹當爲歡聲之誤也其旣言天下皆歡喜樂其政教也

檀弓篇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謹○鄭注謹喜

說也言乃喜說則臣民望其言久矣

案隸古定本尙書作言乃雍正義引鄭注云其不言之時時有所言則羣臣皆和諧據書疏所引則鄭所傳古文尙書本亦作言乃雍矣其注禮記言乃謹於坊記則云謹當作歡於檀弓則直釋謹爲喜說與尙書注誼異者蓋三家今文尙書皆作謹字禮記傳自夏侯始昌戴氏亦皆今學與尙書同一師承多與今文尙書合故鄭君注禮記亦用今文家尙書說就謹字解之與史記所傳尙書文同裴駟史記集解所引鄭注謹喜悅也云云卽采鄭注檀弓之語非尙書無逸篇注也鄭君於尙書兼通古文今文其注伏生大傳皆用今文尙書訓誼蓋漢儒傳經最重師法爲之

皇清經解卷之二十一
注解者必各從其家段玉裁曰坊記以三年其惟不言言
乃謹係之高宗云據此似非翦截毋佚篇文鄭注云高宗
名篇在尙書然則亦非毋佚語高宗篇當是殷時佚尙書
喬樅謂尙書百篇有高宗之訓序以爲與高宗彤日皆祖
已訓于王所作然則坊記傳高宗云當卽高宗之訓也僞
孔傳本以其惟不言四字羈入毋佚篇中與伏生大傳史
記魯世家白虎通毛詩譜論衡中論諸書所引尙書俱不
合此不可信也

東觀漢記序曰書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聖之至要也乾乾
夕惕寅畏皇天帝王之上行也明德慎罰湯文所務也密靜
天下容於小大高宗之極至也肅宗兼茲四德以繼祖考臣
下百僚力誦聖德紀述明詔不能辯章豈敢空言增廣以累
日月之光

案密靜天下容於小大此隳枯毋佚篇文也靜靖古相通
用段玉裁曰此與史記密靖殷國之文正合是可證今文
尙書作密古文尙書作嘉司馬子長劉珍等皆用今文尙
書原文非以密訓嘉也其辯章字亦今文尙書之一證密
之訓安也詩公劉止旅乃密毛傳云密安也說文宓字訓
安以宓爲密假借之法也

肆高宗之饗國百年

熹平石經

上缺

或怨肆高宗之饗國百年

案隸釋載漢石經尙書殘碑如此據此是三家經文亦作

無時或怨與古文同矣然則史記魯世家或子長約舉其詞故文從省未可知也史記載高宗之饗國五十五年裴翽云尙書作五十九年至蔡邕所書石經又作百年攷漢書五行志有云高宗致百年之壽劉向杜欽兩傳亦復有此言論衡異虛及氣壽無形諸篇亦然皆與蔡邕石經合蓋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今文亦各有不同蓋所傳聞異詞也史記是據歐陽本漢書則據夏侯本蔡邕所書石經疑亦用夏侯之本

漢書劉向傳向奏曰高宗成王亦有雒雒拔木之變能思其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神明之應應若景嚮世所同聞也

又杜欽傳欽對曰高宗遭雒雒之戒飭已正事享百年之壽殷道復興

論衡氣壽篇曰高宗享國百年周穆王享國百年并未享國之時皆出百三四十歲矣

又無形篇曰高宗有桑穀之異悔過反政享福百年

又異虛篇曰高宗改政修行享百年之福

案此皆用今文尙書也皆以高宗爲享國百年與石經同惟史記作五十五年旣與今文不同又與古文不合疑下五字當作九與古文尙書同子長嘗從孔臨淮問古文尙書故此條從古文尙書作五十有九年爲享國之數而以百年爲壽數也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庶民不侮矜寡肆祖甲之饗國三十有三年

魯世家曰其在祖甲不義惟王久爲小人於外知小人之依能保施小民不侮鰥寡故祖甲饗國三十三年○集解馬融曰祖甲有兄祖庚而祖甲賢武丁欲立之祖甲以王廢長立少不義逃亡民間故曰不義惟王久爲小人也武丁死祖庚立祖庚死祖甲立○王肅曰祖甲湯孫太甲也先中宗後祖甲先盛德後有過也

中論天壽篇曰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庶民不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案僞孔傳本保惠下有于字不侮鰥寡不下有敢字今據中論引書與史記文同皆無于字敢字惟隸古定本有之疑是僞孔氏所增也

漢書韋元成傳載王舜劉歆議曰於殷太甲爲太宗大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周公爲毋佚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

案書正義引鄭云祖甲武丁子帝甲也祖甲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以此爲不義逃於人間故云久爲小人其說與馬融合史記集解又引王肅說以祖甲爲湯孫太甲僞孔傳從之王鳴盛曰三宗世次厯然不紊下文言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及云者因其

先後次第而枚舉之辭也則祖甲非太甲明矣禮祖有功
宗有德考之史太甲稱太宗而未稱祖殷世二十有九以
甲名者五帝以太以小以沃以陽以祖別之不應有二帝
俱稱祖甲司馬貞史記索隱云按紀年太甲惟得十二年
此云祖甲享國三十三年知祖甲是帝甲明矣段玉裁曰
漢石經高宗之饗國自時厥後隸釋所載殘碑緊接不隔
一字洪氏云此碑獨闕祖甲計其字當在中宗之上以傳
次爲次也

云計其字者謂以每行若干字計是今文尙書之洪於殘石得舉較每行字數也

與古文尙書大異考殷本紀太甲稱太宗大戊稱中宗武
丁廟爲高宗漢書王舜劉歆曰於殷太甲爲太宗尙非尙
書有太宗二字司馬王劉不能凡造賈誼曰顧成之廟稱
爲太宗景帝元年申屠嘉等議曰高皇帝廟宜爲太祖之
廟考文皇帝廟宜爲太宗之廟實本尙書據此則今文尙
書祖甲二字作太宗二字其文之次當云昔在殷王太宗
其在中宗其在高宗否則今文家末由倒易其次第也今
本史記同古文者蓋或淺人用古文尙書改殷本紀曰帝
甲淫亂殷復衰與國語帝甲亂之七世而殞相合太史公
旣依無逸篇云太甲稱太宗則其所謂殷復衰者必非古
文尙書之祖甲可知也王肅用今文家說以注古文尙書
而不知從今文之次則太宗爲湯孫太甲從古文之次則
祖甲爲祖庚之弟帝甲各不相謀也從王肅之曲說則後
文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豈先盛德後

有過之云乎故知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今文尙書必云自殷王太宗及中宗及高宗此無可疑者今文此條實勝古文古文祖甲在高宗之後則必以帝甲當之帝甲非賢主雖馬鄭之注亦不得不失之誣矣漢書宣帝紀贊曰侔德殷宗周宣師古曰殷之高宗王裁按師古誤也殷宗兼太中高言之漢人今文尙書說然也江聲亦云當从今文祖甲在中宗上實爲太甲舊爲小人者舊之言久謂三年於桐也如此解說則四達而无閼鄉爲集註音疏用馬融說實未允協喬樅謂今文古文兩家各有不同之處信以傳信疑以傳疑蓋亦所聞異詞所傳聞又異辭耳去聖久遠不妨各存其是不必据今文以駁古文之失亦不必据古文以正今文之非也殷本紀有帝甲淫亂殷道復衰語此蓋本之國語國語說殷事云帝甲亂之七世而殞亦推本殷衰之由上溯祖甲如周穆王征犬戎而荒服不至國語亦以周德之衰自穆王始然尙書載穆王命司徒作君牙申誥誠作棄命修刑辟作甫刑不害其爲令主祖甲能以國讓自是賢王周公稱之尙書錄之蓋亦不以一眚掩大德也古文家馬鄭之說必有所受之至於今文則石經殘碑載於隸釋者章章可攷高宗饗國百年之下直接自時厥後則祖甲之文自在中宗之前確然無疑也若以太甲不稱祖爲疑則如祖乙祖辛祖丁祖庚豈必皆祖有德之稱乎王說未免近泥矣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是從時亦罔有克壽

熹平石經自時厥後

下闕

漢書鄭崇傳崇諫哀帝曰臣聞師曰逆陽者厥極弱逆陰者厥極凶短折犯人者有亂亡之患犯神者有疾夭之禍故周公著戒曰惟王不知艱難唯耽樂是從時亦罔有克壽故衰世之君夭折蚤沒此皆犯陰陽之害也

後漢書荀爽傳爽對策陳便宜引周公之戒曰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時亦罔有克壽是其明戒惟湛樂是從

論衡語增篇曰紂爲長夜之飲糟邱酒池沈湎於酒不舍晝夜經曰惟湛樂是從時亦罔有克壽長夜之飲糟邱酒池不舍晝夜是必病病則不甘飲食困毒而死雖未死宜羸羸矣中論天壽篇曰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知小人之勞苦惟耽樂是從自時厥後亦罔有克壽

案古文尙書重言生則逸句又自時厥後四字複舉上文今據中論所引知今文不重言生則逸句也自時厥後四字據鄭崇王充荀爽所引皆作時一字此今文尙書然也古或有二字音義竝同如不或亂政史記作不有亂政乃或亮陰史記作乃有亮闇皆古文作或今文作有之證後漢書及中論作罔或疑是後人所改論衡耽字作湛此三家之異文字異而誼仍同不聞中論作不知疑涉上句而

誤此經上文云昔之人無聞知此云不知稼穡艱難不聞
小人之勞苦正與上文相應也

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漢書杜欽傳欽說王鳳曰書云或四三年言失欲之生害也

○師古曰周書亡逸篇失讀曰佚佚與逸同

中論天壽篇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

案中論引或三四年以上文或七八年或五六年例之則

作三四年者是也漢書疑轉寫誤倒之

周公曰於戲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卽康
功田功徽柔懿共懷保小人惠於矜寡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
暇食用咸和萬民

熹平石經

上缺

功田功徽柔懿共懷保小人惠於矜

下缺

尚書大傳略說曰矜寡孤獨天民之窮而無告者皆有常餼

又曰文王施政而物皆德

惠於鰥寡

漢書谷永傳永對災異事曰經曰懷保小人惠於鰥寡未有

德厚吏良而民畔者也

班固典引曰懷保鰥寡之惠浹

案隸釋載漢石經毋勅殘碑文與漢書谷永傳同此皆今

文尚書也矜鰥古相通用僞孔傳本小人作小民惠于作

惠鮮與今文不同段玉裁曰惠鮮恐是惠于之誤于字與

羊略相似又因下文鰥字魚傍誤增之也僞孔傳以爲加

惠鮮乏鰥寡之人非是

韋昭國語注曰書曰文王至于日昃不遑暇食

後漢書明帝紀中元二年詔曰惠於鰥寡

又黃瓊傳曰詩咏成湯之不息遑書美文王之不暇食

厥兆天子爵

尚書大傳毋佚傳曰厥兆天子爵

白虎通爵篇曰書毋逸篇曰厥兆天子爵

案尚書大傳厥兆天子爵系之無佚白虎通亦引書無逸篇曰厥兆天子爵段玉裁曰攷之於經漢人以亾爲無蓋古文尚書厥亦惟我周五字今文尚書駁異如此如心腹腎腸爲優賢揚割申勸爲厥亂勸思曰睿爲思心曰咨王

啓監厥亂爲民爲王開賢厥率化民也近盧召弓据白虎通釋爲尚書亾逸篇謂尚書大傳有此文蓋後人誤據竄入玉裁按盧說近是如尚書曰大社爲松東社爲柏南社爲梓西社爲栗北社爲槐亦見白虎通北史劉芳傳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皆引云尚書逸篇而初學記及郊特牲正義竝作尚書無逸篇正是此類但尚書大傳言書曰者皆確然可信兆天子爵者卽兆基王迹之謂也謂白虎通無逸字爲後人竄入則可謂大傳爲據白虎通竄入則非顧廣圻曰經云厥亦惟我周亦與兆相似故誤作亦實當爲兆天子爵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言其起天子之爵者惟我周先世太王王季能抑畏故也

董仲舒傳曰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爲臣守職之人奔走逃亡入於河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賢聖是以閔天大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卽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尙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

風俗通皇霸篇曰禮謚號記說夏禹殷湯周武王是三王也尙書說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詩說有命自天命此文王文王受命有此武功儀型文王萬邦作孚春秋說王者孰謂謂文王也謹按易稱湯武革命尙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八百

人擒紂於牧之野惟十有三祀王訪於箕子詩云亮彼武王襲伐大商勝殷遏劉耆定武功由此言之武王審矣論語文王率殷之叛國以服事殷時尙臣屬何緣便得列三王哉經美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王業始兆於此耳俗儒新生不能採綜多其辨論至於訟閭太王王季皆見追號豈可復謂已王乎禹者輔也輔續舜後庶績洪茂自堯以上王者也子孫據國而起功德寢盛故造美論舜禹本以白衣砥行顯名升爲天子雖復更制不知名著故因名焉經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僉曰伯禹禹平水土是也湯者攘也昌也其攘除不軌改亳爲商成就王道天下熾盛文武皆以其所長夫擅國之謂王能制割之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王者往也爲天下

所歸往也

尚書大傳略說曰王者躬耕所以供粢盛

案此當是釋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之誼也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維正之共

文選西京賦曰盤于游畋○李善注尚書曰不敢盤于游畋

案晏子諫下篇曰昔文王不敢盤遊於田故國易而民安

于遊二字互易今據平子西京賦盤於游畋卽用今文尚

書毋逸語又漢書谷永傳及熹平石經於下文均作毋逸

于遊田則作盤遊者非是又攷國語楚語左史倚相引周

書曰文王至于日中昃不皇暇食惠於小民惟政之共案

人惠于小民卽上文懷保小民惠于鰥寡也惟正之共卽此

文不敢盤於遊田維正之共也倚相蓋櫟栝毋佚之文耳

政正古相通用谷永傳引下文維正之共亦作正字是作

正者今文尚書作政者古文尚書也周禮凌人注曰故書

正作政是其驗已僞孔傳本惟政之共上有以庶邦三字

江聲曰維政之共謂文王敬共於政事據國語引周書云

云則不得有以庶邦三字此僞孔氏所增改也

三國志崔季珪傳諫世子丕曰蓋聞盤于游田書之所戒

後漢書鄧暉傳暉上書諫帝曰昔文王不敢槃于游田以萬

人爲憂暴虎馮河未至之戒小臣所竊憂也

後漢書陳蕃傳蕃上疏曰臣聞人君有事於苑囿惟仲秋西

郊順時講武殺禽助祭以敦孝敬如或違此則爲肆縱故臯

陶戒舜無教逸遊周公戒成王無樂于遊田虞舜成王猶有此戒況德不及二主者乎

文王受命維中身厥饗國五十年

史記魯世家曰毋逸稱文王日中昃不暇食饗國五十年作此以誡成王

漢書婁敬傳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善累德十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太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去岐國人爭歸之及文王爲西伯斷虞芮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文穎曰二國爭田見文王之德而自和也

案詩文王篇正義引無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鄭注云中身謂中年受命謂受殷王嗣立之命彼謂

文王爲諸侯受天子命也今攷呂氏春秋制樂篇云文王立國八年歲六月地動改行重善無幾何疾乃止文王卽位八年而地動已動之後四十三年凡文王立國五十一年而終韓詩外傳說亦與此同韓詩外傳是今文家說然則知鄭君此注亦用今文尙書說也

白虎通壽命篇曰命者何謂也人之壽也天命已使生者也命有三科以記驗有壽命以保度有遭命以遇暴有隨命以應行習壽命者上命也若言文王受命惟中身享國五十年隨命者隨行爲命若言怠棄三正天用剿絕其命矣又欲使民務仁立義闕無滔天滔天則司命舉過言則用以弊之遭命者逢世殘賊若上逢亂君下必災變暴至夭絕人命沙鹿

崩於受邑是也

案受邑疑晉邑之譌

周公曰於戲繼自今嗣王其毋淫于酒毋劬于遊田維正之其毋兄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君若時人不則有愆毋若殷王紂之迷亂酗於酒德哉

漢書谷永傳永對曰繼自今嗣王其毋淫于酒毋逸于遊田維正之其

熹平石經以上缺酒毋劬于遊田維口口其毋兄曰今日

下缺

案隸釋所載尚書殘碑文雖有闕然與谷永所引經文正相符合此伏生今尚書原文也古文本作嗣王則其無淫

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其無皇曰今日耽樂以按谷永所引蔡邕所書今文不同攷古文苑漢酈炎遺令書汝無逸于上無湔於酒此襲今文尚書語意也王伯厚漢藝文志攷說漢世諸儒所引尚書異字以萬民惟正之其此引古文尚書也兄者況之消借字詩常棣況也永歎釋文云況或作兄樊毅華嶽碑兄乃盛德洪适云以兄爲況是其證也惠棟曰秦誓云我皇多有之公羊傳載云而況乎我多有之亦以皇爲況兄古況字管子書皆以兄爲況毛詩兄字三見毛傳竝云兄滋也段玉裁曰下文則皇自敬德石經殘碑作則兄曰敬德鄭注皇暇也言寬暇自敬王肅本皇作況注曰況滋益用敬德王蓋據今文以

改古文也此皇字鄭亦當訓暇王亦當作況訓滋益韋昭國語注云況益也韋用今文書家之訓然則毋兄曰者毋益曰云云也尙書大傳曰君子之於人也有其語也無不聽者皇於聽獄乎鄭注皇猶況也

漢書劉向傳向上奏曰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以桀爲戒也聖帝明王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又翼奉傳奉上疏曰周至成王有上賢之材因文武之業以周召爲輔有司各敬其事在位莫非其人天下甫二世耳然周公猶作詩書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書則曰王毋若殷王紂其詩則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於殷駿命不易繇此言之執國政者豈可以不怵惕而戒萬分之一乎

論衡譴告篇舜戒禹曰毋若丹朱敖周公勅成王曰毋若殷王紂毋者禁之也丹朱殷紂至惡故曰毋以禁之後漢書梁冀傳袁著上書曰昔舜禹相戒毋若丹朱周公戒成王無如殷王紂

案諸所引無字作毋受字作紂者今文尙書然也段玉裁曰凡古文尙書受字今文皆作紂古文不言紂今文不言受師古翼奉傳注云周書亡逸之篇曰周公曰烏虓毋若殷王紂之迷亂酗於酒德哉與今本尙書不合喬樅謂師古每襲取漢魏人音義舊文以爲己注此注引書有周公曰烏虓蓋舊注約舉此節首尾之詞其受字作紂者所引

據今文尙書也於戲作烏虜者三家之本容有不同如漢書翟義傳王莽仿大誥文皆作烏虜亦其明證也

周公曰於戲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無或侮張爲幻

爾雅釋訓侮張誑也郭注書曰無或侮張爲幻

案說文言言部講字云講訓也从言講聲讀若醕周書無或講張爲幻又予部宐字云宐相詐惑也从反予周書曰無或講張爲幻許兩引書皆據古文尙書也爾雅及郭注引書作侮張此今文尙書也郭蓋襲用樊李舊注之語攷尙書釋文云講馬本作輶攷後漢書皇后紀董皇后詈何后曰汝今輶張怙汝兄楊雄國三老箴曰姦寇侏張李善云

輶與侏古字通善卽據馬本尙書讀侏爲輶字詩陳風曰誰侑予美鄭箋云誰侑張誑欺我所美之人乎是鄭以今文尙書侑張釋詩之誼然則知作侮作輶皆三家之異文馬本亦讀從今文輶字也僞孔本無上有民字或下有胥字攷許氏說文郭璞爾雅注引書竝無民胥二字是古文今文同段玉裁曰此句無胥字爲是上文三胥字皆君臣相與之詞此胥字不倫下文人乃或講張爲幻亦無胥字蓋因僞孔傳有相字而增之也

此厥不聖人乃訓變亂正刑至於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熹平石經口厥不聖人乃訓變亂正刑至於

下缺

案隸釋載尚書殘碑如此僞孔本作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與今文尚書異王鳴盛曰古聖字作耶俗儒不識切爲聽字遂誤作聽汗簡耳部有耶字郭忠恕釋云聽亦作聖宋史文苑傳言忠恕嘗定古今尚書蓋忠恕見僞孔書作聽蔡石經作聖故以兩字兼釋之其實耶字从耳呈省聲卽聖之省文釋爲聽者誤也段玉裁曰聽聖字古音同部而古文尚書作聽當是襲衛賈馬鄭之本按秦泰山碑皇帝躬聽史記作躬聖見廣川書跋躬聽謂事無小大皆決於上至於衡石量書也兩否則字恐皆丕則之誤上文丕則有愆康誥篇丕則敏德此處文理蒙上直下恐不似今人俗語云否則也古然否字祇作然不

周公曰於戲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女詈女則兄曰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

熹平石經則兄曰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

下缺

案隸釋載漢石經尚書殘碑如此云孔本作皇自黃伯思東觀餘論引石經作則兄自敬德云兄今作皇黃與洪所見皆宋初所出石搨非有二本自當作曰爲是古文曰字作𠂔與自字省文作𠂔相似說文𠂔部云𠂔此亦自字也攷尚書正義云鄭注以皇爲暇言寬暇自敬王肅本皇作況況滋益用敬德也是鄭從古文作皇王從今文作況詩毛傳兄訓滋也今文尚書訓誼與毛傳合當從石經作況

曰於義爲長言小人若有怨詈則滋益曰敬修其德與下文厥愆曰朕之愆兩曰字文氣相屬也

後漢書楊震傳震上疏曰臣聞堯舜之世諫鼓謗木立之於朝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則還自敬德所以達聰明開不諱博採負薪盡極下情也

此厥不取人乃或侮張爲幻曰小人怨女詈女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

案聽今文尙書作耶見隸釋此處當亦與上文同

周公曰於戲嗣王監于茲

嘉平石經公曰於戲嗣王監於茲

案隸釋載漢石經尙書殘碑如此是今文監上無其字也段玉裁曰此篇言烏呼者七今文尙書皆當作於戲以石經殘碑篇末於戲嗣王監于茲知之匡謬正俗所謂古文尙書皆作烏呼今文尙書皆作於戲也

第二十一葉陰第四行經文攸下若上有一君字當是衍文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六終

元和管禮昌校
新陽汪之昌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七

南菁書院

今文尙書經說攷二十四

侯官陳喬樞樸園著

周書二十二

君奭弟八十二

今文尙書二十一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隊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棗謚我亦不敢知曰其道出于不詳

熹平石經口道出于不詳

案此文見隸釋所載漢石經尙書殘碑此今文尙書也僞孔本作其終出于不祥釋文云終馬本作崇云崇充也注

疏本所采釋文作崇受也受字訓誼不合當从單行本作
充字崇充也爾疋釋詁文馬本作崇石經作道此古文今
嘉文之不同也祥者善也誼見釋詁祥詳古通呂刑告爾祥
刑後漢書劉愷傳引作詳刑愷從丁鴻受尙書鴻從桓榮
受尙書則愷於尙書習歐陽也又鄭君周禮注亦云度作
詳刑以誥四方此皆祥詳古通之驗裴謚僞孔本作裴忱
今文攷漢書王莽傳引此經下文天應裴謚知此若天裴忱今
晉書文尙書皆作謚字也

中論智行篇曰召公見周公之既反政而猶不知疑其貪位
周公爲之作君奭然後悅

於戲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甯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

民罔尤違惟人在句我嗣事子孫大不克共上下遏失前人光
在家不知命不易天應裴謚乃亾隊命弗克經歷

漢書王莽傳羣臣奏言臣聞周成王幼少周道未成成王不
能共事天地修文武之烈周公權而居攝則周道成王室安
不居攝則恐周隊天命書曰我嗣事子孫大不克共上下遏
失前人光在家不知命不易天應裴謚乃亾隊命說曰周公
服天子之冕南面而朝羣臣發號施令常稱王命召公賢人
不知聖人之意故不悅也

案此篇書敘云召公爲保周公爲師左右相成王召公不
說周公作君奭馬融注云召公以周公既攝政致太平功
配文武不宜列在臣位故不說以爲周公苟貪寵也此古

文說也今攷漢書言成王幼少周公居攝云云引此經爲證則今文家之說蓋以此篇爲作於居攝時也何以明之漢書引經引說之後又引禮記明堂位曰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天子負斧依南面而立謂周公踐天子位六年朝諸侯制禮作樂而天下大服也召公不說時武王崩纘纘未除由是言之周公始攝政則居天子之位非乃六年而踐祚也此言召公不說時武王崩纘纘未除則今文家以君奭之作在周公攝政之時而非在周公復辟之後顯然明矣今文家之言似爲近得其實彼時管蔡流言於國正值危疑之秋故雖以召公賢人猶不能知周公之意此召公不說之有由來也周公惟以繼志述事爲心欲成王業而致太平不敢稍避嫌疑恐隊天命故作此篇以自表白於君奭曰於戲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甯於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此追述召公曩時之語言君已謂輔成周道是我之責我亦不敢弗任其責而不永念天威又云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於我沖子言予小子非敢曰能有改正亦惟道揚前人光美施於我沖子而已周公以成王爲沖子自是幼少之時若在復辟之後則成王年逾二十早有成人之道豈得稱爲沖子哉尙書篇次或亦不無錯出故成王政將蒲姑二篇事本在前而編於後未可以君奭編次在雜詁多士後而遂以爲作於致政之後也又案僞孔傳本嗣事作後嗣命不易上增天字應棐二字

作難字亾字作其皆與漢書所引今文尙書異江聲曰僞孔以惟人在屬下讀漢書引此文我嗣事子孫云云不聯引惟人在則漢人於在字讀絕也越當爲曰聲之誤也公謂己意竊計曰我民無有愆尤違倍者惟人在故也此言已不可去之意王鳴盛曰古佚字皆作失漢書地理志云漢中淫失與巴蜀同俗杜欽傳云失欲生害主父偃傳云齊王內有淫失之行游俠傳云遂行淫失皆以失爲佚然則王莽傳作過失與孔作過佚同也

嗣前人其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於我冲子又曰天不可信我迪惟甯王德延天不庸釋於文王受命尙書釋文曰我道馬本作我迪

案僞孔本作我道此節今文雖無可證然上文言迪惟前人光此云我迪惟甯王德延自當從馬本作迪爲是也段玉裁曰共字訓奉今本尙書作恭乃衛包所改非是後漢書丁鴻傳鴻上封事曰夫威柄不以放下利器不以假人故雖有周公之親而無其德則不得行其勢也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旣受命時則有若伊尹假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假于上帝巫咸又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又有殷史記殷本紀曰伊尹處士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從湯言素王九主之事湯舉任以國政平定海內伊尹作咸有

一德湯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成湯適長孫也伊尹作伊訓作肆命作徂后帝太甲既立不明不遵湯法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太甲反善伊尹迺迎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甯伊尹嘉之迺作太甲訓三篇褒帝太甲稱太宗

案史記所載皆本之今文尙書序也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湯受命變夏作殷作宮於洛之陽名相官曰尹說文人部云伊殷聖人阿衡尹治天下者從尹詩商頌長發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毛傳云阿衡伊尹也鄭箋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故以爲官名商王湯也此經鄭云伊尹名摯湯以爲阿衡以尹天下故曰伊

尹至太甲改曰保衡保安衡平也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也此皆三公之官當時爲之號也攷尙書大傳言古者天子三公注云坐而論道謂之三公通職名無正官名然則阿衡保衡皆三公之號所謂職名者非正官名也鄭注尙書是用今文家說

殷本紀又曰帝太戊立伊陟爲相伊陟贊言於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艾作太戊帝太戊贊伊陟於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河亶甲時殷復衰子帝祖乙立殷復興巫賢任職

燕召公世家曰成王時召公爲三公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祚召公疑之

皇清經解
五
作君奭君奭不說周公周公乃稱湯時有伊尹假於皇天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假於上帝巫咸治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般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於是召公乃說○集解曰徐廣曰一無此率惟茲九字駟案王肅曰循此數臣有陳列之功安治有殷也

案此亦皆本今文尙書序也鄭君注尙書於上文假於皇天釋云皇天北極大帝也於此文假於上帝釋云上帝太微中其所統也案爾疋云北極謂之北辰鄭君月令注云皇天北辰耀魄寶冬至所祭於圜丘也上帝太微之帝正義云上帝太微之帝者春秋緯文太微爲天庭中有五帝座蒼曰靈威仰赤曰赤熛怒黃曰含樞紐白曰白招拒黑

曰汁光紀郊天各祭所感生神殷祭汁光紀周祭靈威仰以其不定故總云太微之帝若迎春前帝後王皆祭靈威仰夏秋冬仿此然則此云太微中其所統者是卽太微所統之五帝也何休公羊宣三年傳注云上帝五帝在太微之中迭生子孫更王天下何於上帝亦指感生帝言之與鄭君合皆用今文家尙書說也
漢書王莽傳曰伊尹爲阿衡周公爲太宰○又曰咸有聖德假於皇天

說苑尊賢篇曰伊尹有莘之媵臣湯立以爲三公天下之治太平
論衡感類篇曰伊尹相湯伐夏爲民興利除害致天下太平

湯死復相太甲太甲佚豫放之桐宮攝政三年乃退復位周公曰伊尹格於皇天天所宜彰也

後漢書傅毅傳迪志詩曰二迹阿衡克光其則武丁興商伊宗皇士

後漢書張衡傳曰咎單巫咸實守王家

三國魏志武帝紀潘勖作策命魏公曰伊尹格於皇天周公光於四海

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維茲維德稱用又厥辟迪一人使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文選王褒四子講德論曰書云迪一人使四方若卜筮

案此蓋今文尙書之文也故與古文尙書異段玉裁曰李善文選注引尙書曰迪一人有事四方若卜筮無不是孚孔安國曰迪道也孚信也今孔本經文迪作故事下有于字無作罔傳文無迪道也孚信也六字似今本與李善所據不同事使二字篆體相似喬樅謂李善時馬鄭本尙書具存善所引尙書疑是馬鄭之本其迪道也六字疑卽馬鄭之注淺人少見馬鄭本尙書遂妄改爲孔安國耳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女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公曰君奭昔在上帝厥亂勸甯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禮記緇衣篇君奭曰昔在

段玉裁云今本在昔宋本昔在疏云注昔之時在上天則宜从昔在

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鄭注云古文周田觀文王之德爲割申勸甯王之德今博士讀爲厥亂勸甯王之德段玉裁云傳是樓所藏宋本禮記岳珂所謂舊監本也作厥亂勸甯王德無之字三者皆異古文似近之割之言蓋也天蓋申勸之集大命於其身謂命之使王天下也

案禮記正義云伏生所傳歐陽夏侯所注者爲今文尙書衛賈馬所注者元從壁中所出之古文卽鄭注尙書是也此周古文作割田古文作申觀古文作勸皆字體相涉今古錯亂此文尙書爲甯亦義相涉也云今博士讀謂今文尙書也禮記及古文尙書并今博士讀三者其文各異而古文近於義理段玉裁曰鄭謂記所引周田觀文王古文

尙書作割申勸甯王其句法與漢書注古文隔爲擊古文台爲嗣正同今博士讀者謂歐陽夏侯尙書也讀猶習也謂博士所習也此於讀字逗與他注言讀爲者不同不云今文尙書而云今博士讀者漢時謂伏生本爲尙書謂孔壁本爲古文尙書無今文尙書名目也古字割害通用如堯典方割割害也大誥降割馬本作害害與周體略似此古文作割記緇衣作周之理也王伯厚藝文志攷說漢世諸儒所引異字有劓申勸甯王之德按此句見集韻非漢儒所引也

維文王尙克修和我有夏亦維有若虢叔有若閔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适

尚書大傳曰閔天南宮适散宜生三子學於太公望望曰嗟乎西伯賢君也四子遂見西伯於羨里獻寶以免文王文王出則克耆六年伐崇則稱王○注云散宜生文王四臣之一也呂尙有勇而爲將散宜生有文德而爲相又曰文王以閔天太公望南宮适散宜生爲四友又曰周王胥附奔輳先後禦侮謂之四鄰以免於羨里之害後漢書史弼傳陶邱洪曰昔文王牖里閔散懷金

案詩綿正義引鄭君奭注云詩傳說有疏附奔走先後禦侮之人而曰文王有四臣以受命此之謂也鄭所引詩傳當是魯齊韓三家詩傳說國語稱文王咨於二虢度于閔天謀於南宮白虎通辟雍篇引傳曰文王師呂望周公師

虢叔墨子尙賢篇云文王舉閔天泰顛于罝網之中授之政又非攻篇云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國泰顛來賓說苑君道篇云文王以武王周公爲子以泰顛閔天爲臣皆此經所言之事鄭君注又云不及呂望者太師也教文王以大德周公謙不敢已自比焉段玉裁曰泰疑亦本是大字衛包改泰尙書釋文云南宮馬本作南君喬樅謂君字當是轉寫之譌

又曰亾能往來迪茲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維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維時昭文王迪見勛聞于上帝維時受有殷命哉漢書朱雲傳曰容身保位亾能往來○師古曰君奭篇曰亾能往來

崔瑗侍中箴曰昔在周文創德西鄰勛聞上帝賴茲四臣

案尙書正義引鄭注云蔑小也今攷逸周書祭公解曰追學于文武之蔑孔鼂注云言已進學文武之微德卽此經迪茲彝教文王蔑德之謂也又尙書釋文云冒馬本作勛勉也今據崔瑗引君奭作勛聞與馬本同是知古文尙書冒字乃勛字之消借段玉裁曰古音勛與冒皆音懋而懋通作勛是以顧命冒貢馬鄭王作勛贛盤庚懋建今文尙書作勛建也冒勛字異而皆下屬爲句又攷古文苑漢樊毅修西嶽廟記天惟醇佑萬國以康疑古文尙書純佑秉德今文尙書作醇佑也江聲曰此經讀當以乃維時昭爲句文王迪見爲句冒聞于上帝爲句冒者自下達上之言

僞孔傳釋冒爲覆冒非是讀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句絕亦非據說文目部引此下文云武王惟暋不聯引昭字則下文當以惟茲四人昭爲句不得以昭武王爲誼推之此文亦當于昭字絕句不得以昭文王爲誼蓋文王之德豈待五臣而昭乎經之言止謂五臣自昭明德而已僞孔傳言乃惟是五人明文王之德非也

武王惟茲四人尙迪有祿後胤武王咸錙厥敵惟茲四人昭

句

武王維暋不單稱德

史記周本紀武王克紂其明日除道修社散宜生太顛閎夭皆執劒以衛武王命南宮适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萌隸命閎夭封比干之墓

案是時文王五臣中號叔未見惟有四人存故鄭君云至武王時號叔等有死者餘四人也墨子尚賢篇亦云武王有閔天泰顛南宮适散宜生是五臣之中獨少號叔知已前死矣

楊雄方言曰秦晉宋衛之間謂殺曰劉晉之北鄙亦曰劉

案說文金部曰鎰殺也徐鍇曰說文無劉字偏傍有之此字又史傳所不見疑此卽劉字也从金从卯刀字屈曲傳寫誤作田爾段玉裁曰按楚金說是也

說文目部曰瞶低目視也从目冒聲周書曰武王惟瞶

案此瞶字之訓疑據今文尙書說也偽孔本作冒是據王肅本肅所注亦卽馬鄭古文本釋文於冒字不言馬鄭文

異偽孔傳訓冒爲布冒天下正義亦不言馬鄭誼異則瞶字出今文尙書可知矣說文書稱孔氏閒亦多採今文異字也王鳴盛曰曲禮論臣視天子上於面則敖則天子視貴臣亦不宜過高定十五年左傳云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子貢譏之武王恭以禮臣乃大盡舉行其德謙尊而光也後漢書班彪傳彪上言曰昔成王之爲孺子出則周公召公太史佚入則太顛閔天南宮适散宜生左右前後禮無違者故成王一日卽位天下曠然太平

案據班彪言則太顛等四人成王卽位之初尙存無恙也又翟醕傳醕上疏曰昔成王之政周公在前召公在後畢公在左史佚在右四子挾而維之目見正行耳聞正言一日在

位天下曠然言其法度素定也

在今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女奭其濟小子同未任位誕無我責收罔勖不及者造德不降我則鳴鳥弗聞矧曰其有能假

三國志魏志管甯傳明帝下詔曰夫以姬公之聖而耆德不降則鳴鳥弗聞○裴松之注尚書君奭曰耆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鄭元曰耆老也造成也詩云小子有造老成有德之人不降志與我並位則鳴鳥之聲不得聞況乃曰有能德格于天者乎言必無也鳴鳥謂鳳也

案據裴引尚書經文及鄭注知古文尚書作鳴鳥不聞此傳載明帝詔作弗聞蓋用今文尚書也上文假於皇天鄭

注云假謂至于天也漢書王莽傳引經正作假字此文當亦同作假而裴引經及鄭注乃皆作格字者疑是後人依梅賾本改之也尚書釋文云鳴鳥本或作鳴鳳者非攷釋文引馬融注云鳴鳥謂鳳皇也是古文亦作鳴鳥與今文同說文鳥部云鳳神鳥也天老曰鳳之象鴻前麀後蛇頸魚尾鸛頸鴛思龍文龜背燕頤雞喙五色備舉出於東方君子之國翱翔四海之外過昆侖飲砥柱濯羽弱水莫宿風穴見則天下大安甯从鳥凡聲鳳飛羣鳥從者以萬數故古鳳字象形作翮攷國語周語云周之興也鸞鷟鳴於岐山後漢書賈逵傳云武王終父之業鸞鷟在岐鸞鷟者鸞鳳之別名也文武之時屢有鳳瑞今冲人嗣立惟賴老

成有德之人匡輔以成周道若不降志相從則恐不能致
太平而鳴鳥之聲不復聞矣卷阿之詩曰鳳皇鳴矣於彼
高岡又曰鳳皇于飛翩翩其羽藹藹王多吉士鳳皇于飛
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人毛序云召康公戒成王也鄭箋
云因時鳳至故以喻焉周公作君奭以鳳至期召公其後
果致此祥故召公作詩述之以言其符瑞之應尚書中候
摘雒戒云曰若稽古周公旦欽惟皇天順踐祚卽攝七年
鸞鳳見然則鳳鳥之至卷阿之作蓋攝政七年事也
新序雜事篇曰商湯用伊尹而文武用太公閔天成王任周
召而海內大治越裳重譯祥瑞竝降遂安千載皆由任賢之
功也

後漢書郎顗傳顗上書曰臣聞剡舟剡楫將欲濟江海也聘
賢選佐將以安天下也昔唐堯在上羣龍爲用文武創德周
召爲輔是以能建天地之功增日月之耀者也
三國魏志武帝紀策命魏公曰昔在周室畢公毛公入爲卿
佐周邵師保出爲二伯外內之任君實宜之
魏志注引獻帝詔曰文武之興旦奭作輔
吳志孫策傳注引吳錄張紘曰夫致主於周成之盛自受奭
旦之美

公曰於戲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維休亦大維艱告君乃
猷裕我不以後人迷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女作女民極曰
女明勸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

無疆之恤

案尙書正義引鄭注云召公不說似隘急故令謀于寬裕
蓋召公疑周公當國爲苟貪寵利故公言此以自明我不
以後嗣子孫而迷於祿位也書序云召公爲保周公爲師
相成王爲左右此經言前人悉命女又言女明勸偶王在
亶誠以召公與已同受武王顧命當協力共輔沖人也江
聲曰惟文王德丕承作一句讀孟子引書曰丕顯哉文王
謨丕承哉武王烈言武王承文王之德也今承武王大命
則當繼武王之承文王僞孔傳以丕承屬下讀非是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
天威予不允維若茲誥予維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
二人天休茲至維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
人于丕時

案尙書釋文云否方久反江聲曰此否字當讀爲易否卦
之否否隄也言汝其能敬哉與我監于殷之喪亾大隄否
字別有不誼音方久反與此經音義並異釋文又云戡音
堪釋詁勘勝也說文力部勝任也言天休之至維恐德薄
不足以任之也

於戲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
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三國志魏武帝紀建安十八年策命魏公曰綏爰九域莫不
率俾○裴注云君奭曰海隅出日罔不率俾鄭注曰率循也
俾使也四海之隅日出所照無不循度而可使也

案盧文弨據正義云周公言而歎曰補公曰二字於烏呼上顧廣圻云非也玩言而歎曰之云則知與烏呼君不同不當有公曰也

公曰予不惠若茲多詬予維用閔于天越民

案偽孔傳釋不惠爲不順江聲曰惠讀爲智慧之慧不慧謙辭也漢書昌邑王傳云清狂不惠蘇林注云或曰色理清徐而心不慧曰清狂後漢書孔融傳云觀君所言將不早惠乎是皆以惠字爲智慧漢書不惠二字卽本尙書周公嘗自謂巧能多材多藝而此云不慧故以爲謙辭言我不慧故煩于言如此多詬也

公曰於戲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祇若茲往敬

用治

案尙書正義引鄭注云召公是時意說周公恐其復不說故依違託言民德以剴切之王鳴盛曰詩雨無正云巧言如流箋云巧善也以事類諷切剴微之言如水流忽然而過故不逆疏云書傳注云剴切說文云剴摩也謂摩切其旁不斥言是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七終

漢州張祥齡校
新陽汪之昌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八

南菁書院

今文尚書經說攷二十五 侯官陳喬樞樸園著

周書二十五

多方弟八十五

今文尚書二十二

維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尚書大傳曰奄君謂祿父曰武王既死矣今王尚幼矣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然後三監及祿父叛也周公以成王之命殺祿父遂踐奄

又曰周公攝政三年踐奄

案此篇序云成王歸自奄而經云王來自奄知此時滅奄

而來歸也江聲曰多士云昔朕來自奄卽謂此時多士云予大降爾四國民命卽此文所云誥爾四國多方我維大降爾命是也成王政及將蒲姑之序皆言踐奄鄭注成王政序云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又注康誥云是時周公居攝四年然則成王政將蒲姑多方等篇皆當在康誥前也

孟子滕文公篇趙注曰奄東方無道國武王伐紂至于孟津還歸二年復伐前後三年滅與紂共爲亂政者五十國也奄大國故特伐之尙書多方曰王來自奄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維爾殷侯尹民我維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洪維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案尙書正義引王肅云周公攝政稱成王命以告及還政稱王曰嫌自成王辭故加周公以明之王鳴盛曰肅注云云其意以多方作在歸政後則僞傳謂再叛再征與王肅合僞傳疑卽肅撰或皇甫謐依仿肅注爲之故其合如此然再叛一無足據其稍似足據者惟此周公曰王若曰之文蓋大誥王若曰鄭謂王卽周公王肅謂周公稱成王命今此以周公冠王之上與攝政前之大誥異與歸政後之多士同似有可疑愚謂大誥周公身在軍中故假王自重此凱旋作誥當稱王命而其辭實出周公故書法如此實不足疑也降命疑謂下令卽指作誥也未見有誅殺義僞孔必以君爲民命降爾命爲誅汝君王肅於多士已作此

解此經下文大降爾四國民命王肅又以為苟有此罪則必誅之戒其將來亦以降命為誅其君足徵偽傳之出於肅也

維帝降割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戚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攸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
史記夏本紀夏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迺召湯夏臺而囚之已而釋之湯修德諸侯皆歸湯湯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鳴條遂放而死湯乃踐天子位代夏朝天下

案隸古定本尙書作勸于帝之迪釋文云迪馬本作攸云攸所也陸作釋文時馬鄭王本尙書具存而陸祇云馬本作攸則鄭王本作迪字可知矣馬鄭皆兼通古文今文之學其注古文尙書亦多有參用今文者肅好與鄭立異而此經勸于帝之迪王與鄭同是知作迪者古文尙書也攸者今文尙書也開字薛季宣書古文訓作闕江聲曰闕古闕字書古文訓乃偽本也然則偽孔本作闕矣正義本作開乃衛包奉勅改也又柴誓序東郊不開馬融本及唐石經初刻皆作闕匡謬正俗及書古文訓皆作門中箸光正義本亦改作開小顏以為傳釋云東郊不開不得徑讀為開據彼以證此則二文皆當作闕其作開者非也喬樅謂作闕者是古文尙書馬融本及唐石經初刻柴誓敘作闕此轉寫者改用時字耳其作開者乃今文尙書也偽傳

訓閱爲開此以今文釋古文如或有也肆故也之例閱與
開字異而訓誼同此經兩云不克閱今文皆當作開字故
僞孔傳皆以開爲訓衛包據傳作開字遂竝經文亦改閱
作開雖非古文之舊而於今文尙書則偶暗合也
因狎於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維進之恭洪舒于民

困學紀聞曰洪舒于民古文作洪荼
案薛季宣書古文訓云大爲民荼毒也段玉裁曰此宋次
道家古文也舒荼古字通用如史記荆荼是徵玉藻諸侯
荼之類而改字立異亦無大害薛氏乃以荼毒訓之恐失
之鑿矣喬樅謂古書多假荼爲舒然漢儒注釋必以讀爲
讀曰別之以荼字可訓舒而不得逕讀爲舒也如攷工記

弓人曰寬緩以荼鄭康成注云荼古文舒假借字鄭司農
云荼讀爲舒尙書大傳曰吁荼萬物而養之外也注云吁
荼讀曰噓舒又曰眇則侯王其荼注云荼緩也是今文亦
或假荼爲舒字至此經則古文尙書實作洪舒于民故釋
文不載有馬鄭本異文季宣所據古文乃宋次道之本每
撫拾古籍好奇立異困學紀聞誤仞爲眞古文失之不檢
矣

亦維有夏氏之民叨瑩日欽劓割夏邑天維時求民主乃大降
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維天不畀純乃維以爾多方之義民
不克永于多享維夏之恭多士大不克保享于民乃胥維虐于
民至於百爲大不克開

說文至部曰璽忿戾也从至至而復孫孫遁也周書曰有夏氏之民叨璽璽讀若摯

案今僞孔本作有夏之民叨憤無氏字又以璽作憤與說文所引異釋文云憤敕二反說文之二反段玉裁曰尙書璽作憤天寶閒改也釋文璽作憤開寶閒改也按憤字惟見於大學鄭注尙書本作璽與說文所引同衛包妄謂璽爲古字憤爲今字改璽作憤開寶中又改釋文大字作憤而小字則仍其舊是以云說文之二反而不知說文無憤字也不云說文作璽則知大字本作璽矣集韻去聲六至兩云璽或作憤此正合未改釋文新定釋文爲此語之二反者卽許君所云讀若摯唐以前有說文音隱四卷有此反說也今本丑利反用唐韻也

史記龜策列傳曰桀有諛臣名曰趙梁教爲無道勸以貪狼繫湯夏臺殺關龍逢

漢書古今人表曰桀龍逢欲與爲善則誅于莘與爲惡則行是爲下愚○師古曰于莘桀之勇人也

呂氏春秋當染篇曰夏辛染於羊辛岐踵戎高誘注云羊辛岐踵戎桀之邪臣又慎大篇曰桀爲無道暴戾頑貪天下顛恐而患之干辛任威凌轢諸侯以及兆民

案韓非子說疑篇云桀有侯侈亾國之臣也又墨子所染篇云夏桀染于干莘推哆又古今人表干莘推侈俱在第

八格與史記漢書呂覽所言略同卽此經所云惟夏之恭多士乃胥惟虐于民事蓋史記漢書及高誘呂覽注皆本於今文尙書說也

乃維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於戲

班固典引曰肇命民主五德初起○蔡邕注曰民主天子也尙書曰成湯簡代夏作民主五德五行之德自伏羲以下帝王相代各據其一行始于木終於水則復始也

案段玉裁曰按傳云言自湯至于帝乙皆能成其王道畏

慎輔相無不明有德慎去刑罰據此則經文罔不之上原有成王畏相四字與酒誥篇同但釋文云輔相息亮反不釋經而釋傳何也而正義云自湯至於帝乙皆能成其王道無不顯用有德畏慎刑罰又疑今文有成王二字無畏相二字俟明者攷定之

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乃維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閒之乃維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維降時喪

案馬融本尙書多士篇大淫屑有辭作屑字則此篇當亦同僞孔本於多士篇作大淫佚有辭而於多方篇乃作屑

有辭屑卽屑之或體字

維聖罔念作狂維狂克念作聖

中論法象篇曰墮其威儀恍其瞻視忽其辭令而望民則我
未有之也莫之則則慢之者至矣小人皆慢也致怨乎人患
已之卑而不知其所以然哀哉故書曰維聖罔念作狂維狂
克念作聖

案王鳴盛曰洪範貌之不恭厥咎狂說文引孔子說洪範
義謂聖兼包五事貌居五事之首能去其狂則進於聖故
徐榘以威儀言之此古義也劉向新序言桀爲酒池糟隄
縱靡靡之樂微子言紂沈酗于酒敗亂厥德酒誥言紂燕
喪威儀是桀紂皆以狂亾也

三國志彭城王據傳注引璽書曰書云惟聖罔念作狂惟狂
克念作聖古人垂誥乃至於此

天惟五年須夏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案詩周頌武篇正義引鄭多方注云夏之言暇天覬紂能
改過故待暇其終至五年欲使復傳子孫僞孔本夏字作
暇與鄭尙書本異攷無逸云日中昃不暇食隸釋載成陽
靈臺碑云日稷不夏是暇字尙書三家今文有作夏者尙
書大傳曰夏之言假也楊雄方言曰秦晉之間凡物壯大
而愛偉之謂之夏周鄭之間謂之暇是夏與假暇並通詩
大雅皇矣正義引我應云作靈臺緩優暇紂是文王之不
伐紂亦須暇之此今文尙書說也詩周頌武篇云耆定爾

功箋云武王年老乃定女之功不汲汲誅紂須暇五年是以武王爲須暇紂五年者亦今文尚書說詩思文正義云鄭注大誓引禮說曰天意若曰須暇紂五年乃可伐之喬樅謂禮說與今文尚書夏侯說同一師承故其誼同也江聲曰鄭云夏之言暇者蓋以暇爲假字據鄭君箋皇矣詩云天須假此二國是用此經須夏之誼謂須待之寬假其年至五年也鄭注此經又云五年者文王受命八年至十三年也伏生大傳云文王受命七年而崩則受命八年是武王卽位之年至十三年一月乃伐紂是前而五年矣大誓說十一年武王觀兵孟津之事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皆曰受可伐矣王曰爾未知天命未可伐然則武王須夏紂故至十三年乃伐之其實天意須夏紂五年武王奉順之爾

天維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維爾多方罔堪顧之維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維典神天天維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今我害敢多誥我維大降爾四國民命爾害不忱裕之於爾多方爾害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

案匡謬正俗曰多方篇爾害弗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本尚書害字作曷段玉裁曰此衛包改也此篇曷字凡四見皆當由舊作害王莽依大誥多作害是今文尚書亦皆作害也又不夾介匡謬正俗作弗不弗尚書亂之多矣喬樅攷詩譜序正義引鄭多方注云顧猶視念也其意言

天下災異之威動天下之心開其能爲天以視念者中國
無堪爲之惟我周能堪之大旨與詩皇矣箋同皇矣詩曰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瘼乃眷西顧此維
與宅箋云眷然運視西顧見文王之德而與之居鄭君箋
詩多用今尙書說是古文今文並無異誼也我惟大降爾
四國民命王肅以四國爲四方之國僞孔傳以四國爲管
蔡商奄攷破斧詩云四國是皇毛傳以爲管蔡商奄此古
義也白虎通諫諍篇云父爲子隱子爲父隱兄弟相爲隱
與父子同義故周公誅四國常以祿甫爲主也觀大誥及
多方皆不數管蔡之惡白虎通說誠是此亦足證今文尙
書說以四國爲管蔡商奄矣

今爾尙宅爾宅畋爾田爾害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靜
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
忱于正

說文支部曰畋平田也从支田周書曰畋尔田
案詩齊風無田甫田正義引多方宅爾宅田爾田爲證則
尙書畋字一本有作田者此當是馬鄭古文本消借字平
猶治也治田謂之畋猶捕魚謂之漁然則說文引周書作
畋蓋據今文尙書矣段玉裁曰說文爾作尔引文侯之命
賁尔考工記掣尔論語鏗尔皆同尙書正義云今人以營
田求食謂之畋食卽此畋亦田之義亦字當爲尔之誤豈
經文本作尔而衛包改爾與

我維時其敎告之我維時其戰要囚之至於再三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極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甯乃維爾自速辜漢書文三王傳廷尉賞大鴻臚由移書梁王傳相中尉曰書曰至于再三有不用我降爾命○師古曰此周書多方篇之辭也言我敎汝至于再三汝不能用則我下罰黜汝命也

案段玉裁曰此引書少至于字乃字蓋今文尚書本然罰極之各本作罰殛之釋文殛紀力反本又作極按作極者是也足利古本亦作極詩魯頌閟宮致天之居于牧之野詩及箋可證下文罰極紂于商郊牧野此正承上文極也今爾之云用多方罰極二字經典釋文屆極紀力反下同雖誤

讀極爲殛而字不誤今本注疏乃遭淺人妄改極爲殛矣今據鄭箋以正多方

論衡譴告篇曰管蔡篡畔周公告敎之至于再三王曰於戲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維有胥賦小大多政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維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維克勤乃事

尚書大傳曰古者十稅一多于十稅一謂之大桀小桀少于十稅一謂之大貉小貉王者十一而稅而頌聲作矣故書曰越維有胥賦小大多政

案隸古定本尚書作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政與今文尚書異攷公羊宣十五年傳云古者什一而藉古者曷爲什一

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大傳說與公羊傳同愚謂公羊家亦用今文尙書此亦其十一證也伯賦段氏玉裁以爲古音同在弟五魚鐸部江聲尙曰今女奔走臣我監五祀僞孔傳以爲臣服我監五年無不期過則還本土案多士云昔朕來自奄則作多方實在作多猷猷士之前此云臣我監者稱其往日之善以誘道之經文無王曰許還本土之言僞孔氏妄造異說非也正義引王肅注云儲其無成雖五年亦不得反正與僞孔合足徵僞孔傳之出於肅矣武王克殷而立武庚命三叔監之越五年而武王崩三監之畔在周公居攝之初距立監時有八年矣惟其始五年之間殷民未萌畔志乃爲臣服經言五祀者是本其未叛時言也

上不替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維邑爾尙永力畋爾田天維畀矜爾我有周維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尙爾事有服在大僚

說文言部曰替忌也从言其聲周書曰上不替于凶德

案僞孔傳本作爾尙不忌於凶德與說文所引周書文異攷玉篇廣韻集韻引說文皆同小徐本及汲古閣所刻大徐本作爾尙不替於凶德段玉裁曰此誤也宋麻沙本及李燾分韻本皆不誤尙上古通用僞孔尙書本作尙忌恐是皆以訓詁同音字改其本字如夏改暇之比也江聲曰

上謂在上之人若君若官長皆是凶德指謂從前之叛也
蓋殷多士縱能順從然曾從武庚而叛則爲其長上者自
不能無猜忌茲言上不忘於凶德自是謂信其順從不忘
嫉其從前之叛也

又案尙書大傳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此誥多方在攝政
三年而云自時維邑者蓋成周之營本爲安集所遷之殷
民多方作於克殷踐奄以後此時將遷殷民於維故先誥
之召誥云厥既命庶殷庶殷不作是殷民早已先集維
知遷殷在封衛之前而非在營維之後也逸周書作維
云二年作師旅臨衝攻殷殷大震潰降辟三叔王子祿父
北奔管叔經而死乃囚蔡叔于郭凌凡所征熊盈族十有
七國俘維九邑俘厥殷民遷于九畢俾康叔宅於殷是皆
作維以前三年四年事作維解追敘其事此其確然可据
者也孔鼂逸周書注云九畢成周之地近王化也成周者
卽維邑是已

王曰於戲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維不克享凡民維曰
不享爾乃維佚維頗大遠王命則維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
天之罰離逖爾上王曰我不維多誥我維祇告爾命又曰時維
爾初不克敬於和則無我怨

熹平石經我則致天之

下缺

案隸釋載漢石經尙書殘碑上下皆闕僅存此五字耳段
玉裁曰逖當是本作邊衛包所改離邊卽離勢謂分析也

三國志高柔傳柔諫曰昔周公作誥稱殷之祖宗咸不顧小人之怨

熹平石經

熹平石經

天之降禍於周王曰其不難之哉

不享爾六籍於縣大鼓王命

王曰然則多士爾不克

鳴鶴曰

齊山其

升將以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八終
桐城劉峻校
新陽汪之昌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九
南菁書院

今文尚書經說攷二十六
侯官陳喬樞樸園著

周書二十七

立政第八十七

今文尚書二十三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於王曰王左右常

伯常任辟人贅衣虎賁周公曰於戲休茲知恤鮮哉

熹平石經常伯常任辟
下闕

案隸釋載漢石經尚書殘碑如此是今文尚書準人作辟

古人與隸古定本不同偽孔傳云準人平法謂士官王鳴盛

曰爾雅辟法也蔡邕石經作辟豈以爾雅辟訓法故與抑

字相似而誤與
古文苑胡廣侍中箴曰亦惟先正克慎左右常伯常任實爲
政首
又崔瑗北軍中候箴云赫赫將帥典總虎臣鷹揚旆武闕然
奮震贅衣近侍常伯之人曰
文選班固西都賦曰虎賁贅衣闔尹闔寺陞戟百重各有專
司○李善注云尙書周公曰綴衣虎賁公羊傳曰贅猶綴也
風俗通十反篇曰周公將歿戒成王以左右常伯常任準人
綴衣虎賁言此五官存亡之機不可不謹也

案說文攴部云𠂔迨也从攴白聲周書曰常𠂔常任此所
傳周書古文尙書也王氏鳴盛以爲𠂔字訓迨爲迫近之

義正與經左右合段玉裁云漢人多作常伯不作𠂔此蓋
許據壁中故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則作伯段說是也馬
鄭皆古文本字同作伯信𠂔字乃壁中故書矣文選劉越
石答盧諶詩注引楊雄侍中箴云光光常伯又藉田賦注
引應劭漢官儀云侍中周成王常伯任侍中殿下稱制又
胡廣侍中箴以常伯常任並舉備引籍孺閎孺鄧通石顯
宏恭董賢爲戒是并常任亦爲侍中之職漢百官表侍中
中常侍皆加官亡員多至數十人得入禁中應劭注曰入
侍天子故曰侍中此皆用今文家尙書說故與僞孔傳以
常伯常任爲三公六卿者誼異也古文苑載楊雄雍州牧
箴云牧臣司雍敢告贅衣與班固崔瑗皆以綴衣爲贅衣

古者綴贅通用字公羊傳君若贅旒然後漢書張衡傳作君若綴旒是其證也顧命篇云綴路在阼階西周禮鄭司農注引作贅路是知作綴者古文尙書作贅者今文尙書也尙書正義引王肅云於時周公會羣臣共戒成王其言曰拜手稽首者是周公讚羣臣之辭休美也此五官美哉王鳴盛曰肅意以咸戒於王卽羣臣之言言未終周公遽承其言而進戒故言休茲云云也僞傳以拜手稽首爲周公自拜自言非贊羣臣咸戒亦周公言與王肅異今翫經文自休茲至下又我受民雖具係周公言而其下總以予旦受人徽言則是周公授意羣臣倡率同進陳戒又若使其言本出羣臣已受之而轉述於王者蓋一人言之不如

衆人言之爲可聽故爲此以求深感動之王肅說是傳非也傳多出王肅偶或立異欲以掩其迹耳鮮當作匙說文是部云匙是少也从是少賈侍中說俗通作鮮非也

古之人迪維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於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亂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

熹平石經亂謀面用

下闕

案隸釋載漢石經尙書殘碑如此僞孔本無亂字江聲曰丕讀曰不古者丕與不通下文云用僉人不訓德此云亂謀面用丕訓德丕之誼爲大旣言亂謀則不得言向用大順之德自當如下文所云不訓德乃始允當也訓順廣雅

文周頌烈文四方其訓之箋云天下諸侯順其所爲是訓之誼爲順也義讀爲儀此言若惑亂其謀向用不順之德居其人於位如此則三宅之官無以儀型於民矣

桀德維乃弗作往任是維暴德罔後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卽宅曰三有俊克卽俊嚴維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於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白虎通京師篇曰夏曰夏邑殷曰商邑周曰京師春秋傳曰京者天子之居也尚書曰率割夏邑謂桀也在商邑謂殷也

熹平石經

上闕

于厥邑其在

下闕

案隸釋載漢石經尚書殘碑如此上下文均闕僅存此五

字

於戲其在受德散維羞刑暴德之人同於厥邦乃維庶習逸德之人同於厥政帝欽罰之乃忸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案說文心部云忸疆也从心文聲周書曰在受德忸讀若旻据此則古文尚書本作忸字其作散者從今文也段玉裁曰說文引作忸此壁中故書也忸或爲散猶幣亦作汶古音文聲昏聲散聲同在第十三部尚書正義曰釋詁云散強也散卽昏也故訓爲強按此當云昏卽散也乃合疑正義所据經文本同般庚作昏與陸德明本作散不同爾正昏散俱訓強而正義迂回如是者爾雅昏字乃散字之假借故同訓強此正義發明爾雅如盤庚鄭注亦讀昏爲散也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度心灼見三有會心以敬事上帝

熹平石經

上闕

有會心以敬事

下闕

案隸釋載漢石經尙書殘碑如此此今文尙書也說文火部曰焯明也从火卓聲周書曰焯見三有俊心與蔡邕書石經文異許所傳周書據古文也正義本作灼見焯灼古今文之異蓋同部假借字耳王鳴盛曰觀禮匹馬卓上九馬隨之鄭注云卓讀如卓文君之卓猶的也是卓有灼音故云从火卓聲汗簡云古文尙書作焯是也俊隸釋云蔡邕石經作會上文曰三有俊石經闕故于此言之據說文引作俊則石經非也喬樅謂據下文云文王惟克厥宅心石經作維厥度心則此三有宅心當亦作三有度心度讀

如圖度之度度猶制也左傳所謂心能制義曰度是也會讀如計會之會會猶最也胡廣所謂課第長吏其有治能者爲最是也

立民長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贅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執人表臣百司大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纁烝三毫阪尹

孟子盡心篇趙注虎賁武士爲小臣者也書云虎賁贅衣趣馬小尹

案趙注引書亦作贅衣是邠卿用今文尙書之明證纁正義本作盧書古文訓本作纁攷史記錄毋誓文曰微纁彭濮人是今文尙書毋誓篇然也則此文當亦同毋誓作纁

矣正義又引鄭注云三亳者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爲三邑其長居險故曰阪尹蓋東成皋南轅轅西降谷也江聲曰案鄭注帝告釐沃敘云亳今河南偃師縣又案續漢書郡國志成皋爲縣名屬河南尹緱氏有轅轅關緱氏亦屬河南尹則函谷亦近亳降蓋函聲之轉降谷卽函谷也漢書地理志云成皋故虎牢或曰制隱元年左傳云制巖邑也則成皋險矣戰國策張儀曰塞轅轅緱氏之口則轅轅亦險要也水經穀水注云草澗水出新安縣東南流經毋邱興盛墓東又南經函谷關函西關高險陝路出廛郭然則函谷亦險矣

文王維厥度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慎維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於茲

熹平石經

缺

維厥度心

下闕

案隸釋載漢石經尚書殘碑如此此今文尚書也僞孔傳本維下有克字度作宅段玉裁曰凡今文尚書宅作度堯典宅嵎夷宅南交宅西宅朔方今文皆爲度是其證也漢書敘傳曰西土宅心劉德曰書曰惟眾宅心今按尚書無此句必今文尚書維厥度心之駁文也

亦越武王率維敘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竝受茲丕丕其於戲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

克灼知厥若不乃俾亂

熹平石經受茲罕罕其於戲

下闕

案此見隸釋漢石經尚書殘碑隸古定本茲作此其作基於戲作嗚乎茲此誼同其者基之消文基从土其聲古人文字每多消借用之於戲則古文皆作嗚乎也段玉裁曰按大誥亦有丕丕基而漢書翟方進傳王莽作大大矣以矣訓基者蓋今文尚書大誥亦作丕丕其與立政同其者語詞讀如姬故莽以語詞訓之今文尚書說也周頌夙夜其命其始也蓋古文尚書本作其與今文同後訓爲始乃加土耳段說亦通

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物有閒之自一語一言我則末維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

論衡明雩篇曰德豐政得災猶至者无妄也德衰政失變應來者政治也政治則外雩而內改以復其虧无妄則內守舊政外修雩禮以慰民心故无妄之氣歷世時至當固自一不宜改政何以驗之周公爲成王陳立政之言曰時則物有閒之自一語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周公立政可謂得矣知非常之物不賑不至故敕成王自一語一言政事無非毋敢變易然則非常之變无妄之氣閒而至也水氣閒堯旱氣閒湯周宜以賢遭遇久旱政無細非旱猶有氣閒之聖主知之不改政行轉穀賑贍損豐濟耗斯見之審明所以救赴之者得宜也

案仲任引書時則物有閒之物謂災物也隸古定本作勿
偽傳訓爲毋與論衡文誼並異王鳴盛曰劉達吳都賦注
引易无妄曰災氣有九陽阨五陰阨四合爲九一元之中
四千六百一十七歲各以數至王充據此以說此經爲災
物閒至不宜改政此必晚周學者相傳古訓當从之偽傳
出魏晉人擅改古訓非也不賑不至當作不賑不去謂去
非常之災異也論衡作物今文尙書也訓爲災物今文尙
書說也作勿者古文尙書也

於戲予旦叭前人之微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
勿誤於庶獄庶慎維正是乂之

熹平石經

上闕

旦叭前人之微言

下闕

案隸釋載漢石經尙書殘碑如此東觀餘論同隸古定本
以前作已受微作微與今文尙書不同王鳴盛曰蔡邕作
微者論語撰考識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漢書
藝文志云昔仲尼沒而微言絕師古注曰精微要妙之言
然則作微亦通也喬樅謂微言與君奭篇蔑德同誼蔑亦
微也蔑德者精微之德微言者精微之言也

後漢書陳寵傳寵上疏曰周公作戒勿誤庶獄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度之克猶
釋之茲乃俾乂

玉海藝文志攷漢儒所引尙書異字有則克度之克猶釋之
案隸古定本尙書作則克宅之克由釋之與藝文志攷所

載文異段玉裁曰伯厚所採未檢得所出宅作度由作猶
今文尙書也

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不訓德是罔顯哉厥世繼自今立政勿
以儉人其維吉士用勵相我邦家

熹平石經

上闕

訓德是罔顯哉厥世

下闕

案隸釋載漢石經尙書殘碑如此東觀餘論亦引是罔顯
哉厥世隸古定本作不訓于德又哉字作在與今文尙書
不同尙書釋文云儉本又作慤攷說文心部云儉誠也儉
利于上佞人也从心僉聲又慤字云疾利口也从心从冊
儉慤俱音息廉切二字誼同音同又言部云諛問也从言
僉聲周書曰勿以諛人許君於諛下引周書勿以諛人爲

證則知上文罔有立政用儉人亦同作諛字許所據蓋壁
中古文尙書也何以驗之尙書釋文引馬融云儉人儉利
人也馬以儉人訓爲儉利人與說文儉字誼同是知諛問
之諛非此經本誼乃壁中古文假諛爲儉字故馬融讀從
今文也然則作儉作慤蓋皆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之異文
矣又僞孔本作其勿以儉人據說文所引則勿上無其字
也

說文力部曰勸勉力也从力萬聲周書曰用勸相我邦家讀
若萬

案小徐本說文作讀與厲同玉篇勸字下亦引書勸相我
邦家與說文同僞孔本邦作國茲從說文所引

用勛相我國家

三國志孫權傳魏文帝策命權曰欽哉敬敷訓典以服朕命以勛相我國家永終爾顯烈

案勛字亦訓勉疑此策命卽用尙書立政語勸此作勛當是三家尙書之異文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於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於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鮮光以揚武王之大烈於戲繼自今後王立政其維克用常人

尙書大傳雜詁篇以勤文王之鮮光以揚武王之大訓

案伏生大傳此二語疑卽引用立政篇耿光作鮮光與蔡

邕書石經合覲作勤烈作訓疑是今文尙書本如是也

熹平石經

上闕

王之鮮光以揚武王

下闕

案隸釋載漢石經尙書殘碑如此東觀餘論亦引文王之鮮光耿作鮮蓋三家經文同攷說文耳部云耿耳箸頰也从耳炯省聲杜林說耿光也从光聖省聲凡字皆左形右聲杜說非也案後漢書杜林傳言林於西州得秦書古文尙書一卷常寶志之林說耿光之訓必本古文尙書說然耿之訓光非其本誼當卽頰字之假借釋詁頰光也頰耿音同耿從炯省聲炯光也故古文卽假借耿字用之許君不從杜林說者謂耿當从炯省聲非从光聖省聲也今文作鮮光鮮之訓爲明此言鮮光猶雜詁之言明光也詩出

車旂旒央央毛傳云央央鮮明也大明檀車煌煌鄭箋云
兵車鮮明漢書辛慶忌傳云慶忌性好輿馬號爲鮮明是
鮮本有明誼又匏葉箋云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白亦與
明義近竊謂古文尙書以耿光二字聯文耿亦當訓明王
逸楚詞注云耿明也光也是耿有明義與今文尙書字異
誼同江聲曰方當爲旁旁溥也段玉裁曰齊語以方行於
天下韋昭注云方當作橫明道二年本如是近本作方猶
橫也玉裁按橫讀古曠切充也
三國志高柔傳柔上疏曰天地以四時成功元首以輔弼興
治成湯仗阿衡之佐文武憑旦望之力此皆明王聖主任臣
於上賢相良輔股肱於下也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愼
以列用中罰

漢書地理志河內郡溫縣故國已姓蘇忿生所封

案左傳成公十一年云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
溫爲司寇是忿生爲武王司寇封國於蘇其地卽溫邑也
隱公十一年左傳王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溫等十二邑杜
預注云蘇忿生周武王司寇蘇公也溫今河內溫縣是忿
生於武王時爲司寇此時未久容或尙在朝列後漢書云
律謝皋蘇注以蘇爲忿生然則蘇公蓋長於刑法者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九終

歸安陳兆熊校
新陽汪之昌

